



未加
門插卷
4

小學考卷二十四

賈政大夫兵部侍 兼都察院右副 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十六

周氏剛 六藝類要 六卷見黃潛文獻集 未見

黃潛後序曰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該幸其遺法散見於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浸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已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於朝以鐘律別為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橐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為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政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注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啟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四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皆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

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某獨迥其原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其謹其傳焉

舒氏天民六藝綱目 二卷 存

張翥序曰古者教人之法六藝而已周官大宗伯掌之六藝通習故士皆可用公卿大夫居者冠冕佩玉以理朝政一有戎事則出為將帥介冑行陳文武兼舉而無不得其任者由教之有方而學之有其素也六藝今惟書算是用人亦罕習朱文公著小學書特表焉徒名從爾四明舒君隱儒也纂為綱目子蒸注之條陳詳解不啻折旋於儀文之間詠詠於音樂之所司容於賓卿之次為範於驅馳之地可謂明且備矣至正癸巳予以太學博士考試大都至秋闈發策漢人問以六藝眾皆罔然叩簾語之尚弗達所答遺五得一舉二舛四終場無全策第曰試官困我舉人而已蓋以為兒童之學而易之不知此成德達材之先務也鄭令陳止善囊此乞序刊行以惠學者學者能致意此書按古禮以參今禮而知其度數損益之宜按古樂以證今樂而知律呂旋生之妙按古書以校今書而知聲形訓詁之文射雖禁而孤矢有其方御雖廢而驂駕有其法亦所當知也數則古今一爾果善乎此豈非博物之通儒哉舒君諱天民號蕪風子蒸字自謙號說齋至正甲辰冬仲月望日 胡士佐序曰曩嘗授童子業或問以六藝畧舉其綱答之次問所名之目記已不能悉又次問眾名所立之義記尤不能詳私竊病之欲纂集便觀覽未遑也自濂洛諸賢講明窮理盡性之學辭必成文文必綴字字必取義義有難知先儒或為之說名曰字訓愚猶意有所未盡欲續之以足遺闕未能也比僑四明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蕪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譜遺二書綱目張類聚條析制度事為具載其實詞意旨趣明著其義皆四言成句聲韻叶諧便於誦記非徒可用為啟擊蒙童之具雖老於學者得之亦足以備遺忘資講釋

信有益哉吁人心不相遠也嚮嘗有志於斯未遑詎意已有先吾著鞭如蕪風者乎三復起敬書此于卷首而歸之至正丁酉秋七月 楊汝序曰先三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藝已習於小學之時及夫世降教弛而六藝之所存者名耳學者又漫視之而所存之名乃復記之不悉語之不詳況能尋其至理之所寓耶識者病焉蕪風舒先生乃推其名之所始義之所在綱以提其要目以盡其詳作為六藝綱目類分臚列循文生訓句以四言使觀者便於記誦其子蒸又加注釋指意原委儀物度數粲然明備於戲因是書而名之存者常接于目常接于目則得于心得于心則先王之遺制或由之而舉豈小補哉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 劉仁本序曰人生八歲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雖小學之事而世之擊蒙授徒者往往僅能汎舉其大槩以語之而於眾目之詳已不復記憶翫縷折對必資檢閱而後罄焉此蕪風舒先生六藝綱目之所由作也然聖人生而知之亦曰義理耳至於名物度數必待講學而明苟講之弗明弗措者於此編不為無補 舒恭序曰先君生甫十歲而宋社亾泣曰吾不可以有為矣及長以隱儒名其堂旌厥志也一日讀漢書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撫卷笑曰班孟堅其先得我心之所欲乎因自號蕪風同郡太傅蔣公汝礪歎曰先生之號甚美矣他日表章六藝其惟先生乎先生嘗病世之君子以六藝為教者僅學其畧乃博采六藝集為章句曰六藝綱目以詔家塾識者翕然稱之曰先生之美號斯稱矣夫願世之韜是書者多矣然未有若此之簡而明且句以四字尤便初學誠六藝之指南也請與同志共之由是繕之者眾居無何先君下世手澤未乾嗚呼痛哉恭不能繼述徒為人子遂忘固陋乃討論而注之至正甲辰夏邑令陳君止善以之達于官仲舉張公公喜曰何見此書之晚也乃序其端有曰四明舒君隱儒也夫隱儒之稱豈偶然哉恭也一讀則再三感慨為重悼先君生不逢時抱恨而歿所賴遺墨有補世教復有字原亦學者所好附于卷後

吁先君學而不仕非隱儒乎六藝之風自我而舒蔣公之期不謀而符今乃壽諸梓而惠後學其庶乎可以無憾矣夫丙午三月 又題辭曰維古設教以鄉三物六藝居一蓋不可忽八歲蒙士初入小學先誦其文旋加攷索迨其長也則復游焉博極旨趣才惠可全顧諟六藝有條有理昔之學者無間終始於戲說秦典籍煨燼六藝樞要必滅殆盡五禮六樂條目具存節文音調舉莫討論曰射曰御亦不易語執弓行車罔循軌度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人生日用疇能或廢聖遠經殘風頽教弛師生授受滅裂而已時觀字學信筆而作校之古文十字九錯然則五者槩可知矣教或得人學元難爾士夫為學學書宜先次則數也射御繼焉若夫治體禮樂為急有國有家盍先教習後世沿襲惟訓孺子豈知大學實基乎是嗟我先君有感於斯纂集成章綱舉目隨恭也不敏龜勉箋注新學習之庶知門戶 舒齋後序曰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收放心養惠性作成賢才而賓興之世衰教弛此學不行久矣伯父菽風先生纂集六藝名曰綱目俾童稚習為進惠之基惜未行世而沒也其子自謙攷訂箋注之名公巨儒歷序而表章之然而未克刊行也戊申春子假館于良學錢氏以此編示之三復稱歎遂得以成其美於戲學者皓皆著述而不得行于世者幸本書存也今遇良學慨然玉成是書使為師者皆知六藝之蘊教人以待於用誠後學之大幸也良學武肅裔也於此可謂賢也與戊申歲書雲日 四庫全書提要曰元舒天民撰天民字菽風鄆縣人是書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元之注標為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其子恭為之注同郡趙宜中為之附註均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惟其中論六書轉注一門以為轉注者乃轉形互用有倒有反有背今求其說若云倒者為景反正為乏雖本傳記然究屬會意字至謂尸為側人仁為側口則誤從周伯琦說文字原之論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注頗為詳至以之補正賈疏亦攷禮之一助也恭字自謙

號說齋宜中字彥夫其書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張翥胡世佐楊汝劉仁本四序皆未言及宜中附註事末有舒齋後序題戊申歲已為洪武元年反不及宜中則宜中疑為明人其始末則不可考矣又案六藝皆古之小學而自漢志以後小學一類惟收聲音訓詁之文此書轉無類可歸今附錄於小學之末存古義也

趙氏 稿謙 六書本義 明志十二卷 存

明史文苑傳曰趙謙字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婁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鄆鄒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迨而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為吳志濱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搗謙悉與為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眾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為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臨山葛書閣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終瓊山教諭其後修永樂大典以其門人柴欽言即其家取所撰聲音文字通約以備采錄 稿謙自序曰六書何為而作也皇昊羲農繼天立極將目開物成務載道傳世而作也蓋至樸未散六書之理已悉具於沖漠無朕之中粵自元氣厘分天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縣象云雨變化山川流峙與夫人物中木鳥獸之紛然責若者莫非自然之書天不能畫於是榮河出圖假手皇羲而六書之文興時則有若朱彘候剛從而廣之而六書之字備六書既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文昭天地之理載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洋洋乎虞夏商周之世其道大明而司過之職設保氏之教立及嬴政暴興燒毀文籍李斯乘時改作家用其私程邈王次仲

苟趨省易分隸兼行於是其道始微漢著其法大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目上乃得爲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修倉頡法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譌謬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博采稽考訪之於達著爲說文後世宗之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攻巧點畫波折程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呂隸法寫六書於是其道盡廢其有作與之者如呂忱之字林李陽冰之刊定徐鉉之集注徐鉉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之復古編鄭漁仲之六書畧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書統倪鏗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正譌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未確終莫能明其目指事爲象形會意爲指事既非矣至有呂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則失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顯俗書害之也俗書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卽嘗研精卓息折衷諸家之說附目已見僕集六書之義正其目母統于目子該母子復能母婦復孕孫生生相續各有次第分爲十類目象天地生成之數著爲十二篇目象一年十二月都凡三百六十呂當一稔之日月該萬有餘數呂當萬物之數其相重亦俗變眉譌通之數不能悉計而亦不之計者又目見世道無窮之變焉凡五曆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胥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之義所載所該目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賢之設教資夫博文也古則不敏何足目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敢不取正於有道政古君子尙恕其僭而取其心焉時洪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 徐一夔序曰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論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訟獄米鹽碎務之記注莫

不有賴於書蓋不容于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于是六書之意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眞者矣越人趙君搗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考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數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搗謙非有官守如古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眾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搗謙裔出宋宗室志愨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復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搗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桑調元趙考古先生遺書序曰趙考古先生初名古則更名謙字搗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後明洪武間領鄉薦初徵至京修正韻尋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雖不與修正韻卽用其說歸築考古臺復召爲瓊山教諭稱海南夫子先是宋濂至是邱濬並遣子受業焉著聲音文字通百卷永樂間上於朝謂文象周爻孔翼皆從義畫出書失傳著造化經綸圖標康節詩句希至聖賢餘著書尙多盡軼竹垞作傳言與朱右謝肅徐一夔爲文字交受易于天台鄭四表友定海樂良鄭鄭眞考春秋山陰趙傲考詩廷兩考樂府廣陵張昱考詩無爲吳志消華亭朱芾考草書篆隸推其尤精六

書作六書本義此聲音文字通之所由成也末言作圖及學範共三百餘卷卒時年四十有五亦祇目其訓詁詞章包羅羣有耳嗚呼奇士聚精覃研所著書與秦灰等天地之至寶湮沉鴻覽博物者傷其傳之有幸不幸蓋用以自悼也皮陸指文譽生涯爲戒其意亦爾予獨謂先生躬體正學上接濂閩之脉持已以敬爲基本其所著造化經綸圖與圖說獨不泯與周子易通相發明微特發揮一中之分心上之起俾天人之奧招揭行間爲康節之功臣天之不沒是書不喪斯文也此書存餘皆鱗爪矣吾師勞餘山先生又四百年後崛起于餘姚遺書經水火不滅今已上續紫陽之著述與先生輝映于鴻山濱海之地吾姚之正學流傳興起於無窮端在是矣徐君意欲刊之廣布問序于予予因感于北溪字義非志于辨正四聲蓋一貫宗傳寓焉讀是編則文字通之學可知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焦竑筆乘稱馮謙字學最精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范六篇學范蕪雜殊無可取是編六書論及六書相生諸圖大抵祖述鄭樵之說其凡例有曰說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爲三百六十部不能生者附各類後今以其說考之若說文畠字爲一部以畠字爲子而馮謙則併入田部說文包字爲一部以胞匏字爲子而馮謙則併入匏部說文𠂔字爲一部以幾幽字爲子而馮謙則併入𠂔部凡若此類以母子雖不過一二而未嘗無所生之子與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併之似爲未當又若說文几部几讀若人充允諸字從之與人字異體而馮謙則併入人部說文本部皐字從本從白而馮謙誤以從白爲從自附入自部則於字體尤舛第於各部之下辨別六書之體頗爲詳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錄而存之以不沒所長焉

按六書本義其論曰六書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三曰會意四曰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五曰假借六曰轉注俟夫四者之中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

象形指事文也象形文之純指事文之加也會意諧聲字也諧聲字之純會意字之間也假借轉注則文字之俱也肇于象形滋于指事廣于會意備于諧聲至于聲則無不諧矣四書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有未合而後轉注以演其聲象形指事一也象形有加爲指事會意諧聲一也會意主聲爲諧聲假借轉注一也假借叶聲爲轉注明乎此則六書之能事畢矣其書分十類凡三百四十部合一千三百字每字先反切以知其聲次研釋以知其義次引証以明其用次說六義原造字本旨次假借次轉注各圖於上以爲端自謂精研覃思折衷諸家附以己見凡五膳始克成編前有論七圖十二

趙氏 馮謙 童蒙習句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馮謙書後曰好古而不諧今則窒而不通博文而不約禮則汗漫而寡要故君子貴乎酌古以準今守約以施博也凡古之道舉皆廢墜惟書得行自夫隸草擅場六義由晦而書之廢亦借余不佞研精覃思竊成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又慮童幼之士汗漫不得其要復習子母偏旁凡千二百字鍊成四言爲句庶乎守約而施博也以四體書之庶乎酌古以準今也於是篆本之六義分隸之苟易草書之狂悖亦自可領其要矣然分隸有門無門有聲無七之類草之有處無處有業無業之類又不如分隸抑亦可以觀世變也雖然若天卿豪愛之體近古秦泰奉春之首異隸則草亦有可取者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焦竑筆乘載馮謙著書十種此書居第八惟六書本義及學範行世餘書則邱濬李東陽謝遷先後訪於嶺南不獲則此書爲明人所未見亦僅存之本矣其例凡列一字必載篆隸眞草四體然小篆及眞書各有定格而隸草變體至多不能賅備姑見崖略而已馮謙本以小學名此則鄉塾訓課之作非其精義之所在也

馬氏 阮 偏旁辨證 千頃堂書目 存

蘇伯衡序曰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焉侯病世之學者於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偽踵誤十八九乃為書若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為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進士守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敘之予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為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殘教弛已久書之為書也因世生變趨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二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唐之制也其為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媿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子患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為書篇以詔于其學惜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謬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張而穿鑿杜撰而因襲一點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從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抵牾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修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為之序使覽者知其

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庶幾蔡侯之志也 貝夔序曰自洪荒既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斂則窮於萬有一千百五大篆易而為小篆小篆易而為楷書其變不一然豈有舛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之法哉後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譌矣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如以靈為丁以丁為一為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與宋紹興進士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支支毋母受受美羨之類固足以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壁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為艷夷之為夷丰之為丰船之為舡尼之為屈屈之為屈晉之為晉臺之為基鍾之為爐鑿之為燈是非昏亂於是詳求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旁辨證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 黃虞稷曰琬字文壁紹興人從楊維禎學春秋官撫州知府貝瓊為敘

劉氏 彥振 篆韻集鈔 干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彥振鄱陽劉彥昂弟洪武中薦舉官知縣

汪氏 克寬 六書本義 干頃堂書目 未見

明史儒林傳曰汪克寬字得一祁門人十歲時晝夜誦習專勤異凡兒問業于吳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舉應天鄉試中選會試以荅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舉業盡力于經學洪武初聘修元史將授官固辭老疾還卒年六十有九

謝氏 林 字學原委 明志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林龜陵謝應芳子洪武中官新鄭教諭

穆氏 正 文字譜系 明志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正字景中四明人明初官靈壁知縣

王氏仲芳文字考證辨謬方孝孺遜志齋集作篆書考證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仲芳寧海人 方孝孺序曰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為漫舍難成而為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存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今時易世遷幾至放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猶智不足以啟羣惑言之者一而排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分隸自分隸而為行草日趨簡易經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固鮮有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入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甯海方塘先生仲芳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辨謬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古甯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為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為元文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其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

18011

預聞之

鍾氏耆德養正錄字體 福建續志書目一卷 未見

福建通志傳曰耆德字元長閩縣人家貧不娶教授生徒以養親清修苦節其學博極羣書

丁氏日造六書考 福建續志書目 未見

包氏宏六書補義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包宏字用夫進賢人希魯次子洪武初舉文學陳情乞養再以文學首舉辭不獲

奉使山西著六書補義

夏氏誠六書正疑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林氏天爵庸字備攷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駱氏文衡字學原委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秀水縣志曰駱文衡字季銓

來氏嘉謨字學原流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來嘉謨蕭山人

陸氏曾奕字原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陸曾奕蕭山人

季氏守鏞六書本義內外篇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倪氏公武六書本義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倪公武金華人

李氏陽春難字智燈 澹生堂書目二卷 未見

陳氏錫 斷坑論字夜談 澹生堂書目一卷 存

按是書在陳祠部集內

劉氏寅 六書直解 山西通志書目 未見

山西通志曰劉寅太原人

常氏倫 校正字法 山西通志書目一篇 未見

張氏亦堪 說楷 山西通志書目一卷 未見

小學考卷二十四終

小學考卷二十五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十七

黃氏 從古正文 明志六卷 存

甘肅通志傳曰黃諫字廷臣蘭州人博古多藝工篆隸行楷登正統七年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後謫廣州府判從學者甚眾廣人立祠祀之所著有詩經集解使南臺從古正文蘭坡集行世 錢曾敏求記曰凡古正文一卷篆文正楷點畫不容少差此書存其遺跡且依韻易檢焦弱侯藏茹真生手錄本徐元懋印史極稱之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考正字畫之謬以洪武正韻隸字每字大書正文而分疏訓詁注作某某非於其下所推論六書之義未嘗不確而篆變八分八分變楷相沿既久勢不能同故楷之不可繩以小篆猶小篆之不可繩以籀文諫乃一一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態重譯乃通而究其底蘊實止人人習見之說文九千字非僻書也無裨義理而有妨施用所謂其言成理而其事必不可行者此類是矣

涂氏 六書音義 明志十八卷 佚

江西通志傳曰涂觀字恆孚豐城人天順進士成化間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衛州知府復知寧國著有六書音義 張詡序曰六書音義一書致政郡守豐城芝軒涂先生所輯其家嗣憲副鄉儀刻之以傳者也其為卷十有八其為門十有三其為部五百十有四其為字總若干萬其真楷主洪武正韻附之以古文篆文籀文其音切亦主正韻而兼取玉篇其釋義雖本說文凡涉穿鑿者悉刪去而兼采他說文字正而無玉篇之冗音義正而無說文之鑿可以左右正韻而備一代書學之製與昔之玉篇廣韻韻府字統諸書並行於世無疑也先生自登仕版以來四十餘年

無所好獨好儲書將踵鄴侯之富政暇手不釋卷既歸老子劍江之上也日維從事于著述此其一焉憲副公攜之入廣刻已屬走也一言以引諸端嗟乎結繩廢而書契生書契之初作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著于竹帛則謂之書也周禮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諧聲假借是也書必有音宮商角徵羽是也音必有義訓詁是也音失則陷江左之偏義失則陷荆國之妄而六書於是乎失真矣此六書音義之所由以輯也明皇大一統文字無奇象變譯之殊然惟章奏用正韻公文移劄課程碑板之類往往尚沿舊俗氣豈有味文字體用原流與失音義之所在故與是書一出啟初學醒羣蒙其有功于書學也不少矣若夫含情性于顧眄蓄血氣于典策沐之以虛圓不測之神浴之以浩然剛大之氣去睚眦側媚之態回熙熙穆穆之風使閱之者神和而氣融此則又音義之外有別傳焉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抑聞穆叔立言不朽之說詩孝思維則之訓先生之立言固足以爲不朽圖矣而憲副公思章親美其孝思必足以爲錫類之勸也走也故于序末表而出之

魏氏校 六書精蘊 千頃堂書目六卷 存
按是書今已見傳本張詡序從明文海錄出千頃堂書目言宏治十八年徐堃序

明史儒林傳曰魏校字子才其先本李姓居蘇州葑門之莊渠因自號莊渠宏治十八年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改兵部郎中移疾歸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累遷國子祭酒著有六書精蘊卒諡恭簡 校自序曰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閭位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永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誤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心學而明也賈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

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乎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實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于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于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于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關心法學者毋湮于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于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靈慊于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斯篆今亦何必盡廢且使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頤而參諸籀若盤孟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必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于民樸毋或瑣琢矣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自序謂因古文正小篆之譌擇小篆補古文之闕又謂惟祖頤而參諸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云云然字者滋也輾轉滋生如子孫之於祖父血脈相通而面目各別校必以古文正小篆是子孫之貌有不似祖父者即謂非其子孫也又擇小篆以補古文是子孫之貌有偶似其祖父者即躋之於祖父之列以補其世系之闕也元以來好異之流以篆入隸如熊忠韻會舉要所譏者已爲駭俗校更層累而高求出其上以籀改小篆之文而所用籀書都無依據名曰復古實則師心其說

恐不可訓也未附音釋一卷乃其門人徐官所作以釋注中奇字者書有難解假注以明而其注先需重譯則乖僻無用可知矣

徐氏官六書精蘊音釋 十頃堂書目一卷 存

錢曾敏求記曰魏莊渠六書精蘊音釋一卷此於六書之學詳考極佳尙是徐元懋手寫彙本後附莊渠先生親筆書四紙亦墨莊中一古物也 天祿琳琅曰六書精蘊後附校門人徐官音釋舉要一卷官因字有難識者為音俗字於書端并附舉要於書末以便披覽官吳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第見太學題名碑

劉氏孟字林篆要 十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孟安福人成化丁未進士延綏巡撫都御史

朱氏嘉禎字義博考 十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嘉禎濟寧人宏正間隱士

戴氏冠奇字訓釋 見文徵明甫田集 未見

文徵明諱戴先生傳曰先生名冠字章甫長洲人屢試不獲解宏治四年以年資貢禮部選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著有奇字訓釋若干卷

戴氏冠濯纓亭字義 澹生堂書目一卷 存

按是書載濯纓亭筆記中疑即奇字訓釋也

方氏仕集古隸韻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明方仕諫案是時有二方仕一為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一即此方仕字伯行寧波人也其書以漢碑隸書分四聲編次全襲宋婁機漢隸字原而變其一二三四等目以千字

文天地元黃諸字編之體例甚陋又摹刻拙謬多失本形前有嘉靖丙戌市舶太監賴恩序蓋仕為恩題射應榜恩因為捐貲刻之又有浙江進士章浚序亦頌恩之功蓋均不足道云

周氏瑛書纂作字學纂要 明志五卷又音釋一卷 存

林俊諱周公墓志銘曰公諱瑛字梁石蒲田人號蒙中子白實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成化己丑進士累官四川參政尋右轄進資善大夫所著有翠渠集經世管鑰呂律管鑰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龜周易參同契本義

周氏瑛字書啟鑰 十頃堂書目 存

王氏應電同文備考 明志九卷四庫全書目八卷 存

明史儒林傳曰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研精字學著同文備考九義音切貫珠圖 黃虞稷書目曰嘉靖十八年乙亥敘書法指南一卷翻楷舉要一卷字聲定母一卷經傳正譌一卷音韻會通一卷韻要初識四卷 四庫全書提要曰同文備考八卷附聲韻會通韻要粗釋二卷明王應電誤是編考辨文字聲音其學出於魏校而乖僻又過其師前有自序謂洪武正韻開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於是著為是書取古文篆書而修定之竝欲以定正許慎說文之失襲戴侗之遺法分為八類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容曰人道曰人體曰動物曰植物曰用物舉是八綱以領其目又舉諸目以附綴偏傍系屬諸字考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三代以下得相陵亂是以上通古籀下貫隸楷猶可知其異同因革之由若大篆則見於說文者不及二百字即岐陽石鼓傳為籀書尚不能盡目為大篆况古文見於說文與出於鐘鼎者已自不同必欲併合論之名為復古實則鑿空遂至杜撰字體應造偏傍竟於千百世後重出一製字之倉頡不

亦異乎且既不信說文矣而於說文引述諸經文句互異者乃反據以駁正經文不知漢代經師多由口授被諸竹帛往往異文馬鄭以來諸儒商榷折衷乃定為今本慎書所據如易用孟喜之類其序本有明文不過當時一家之學應電乃執為古經拘泥殊甚至所附聲韻會通韻要粗釋二卷改字母為二十八改韻類為四十五為橫圖以推衍之其於古今異宜南北異讀皆所不考合其所不當合分其所不當分又每字合以篆體端緒叢雜如治亂絲亦可云勞而鮮功矣

楊氏慎 六書練證 明志五卷 存

明史楊慎傳曰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延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疏諫不得命下詔獄庭杖之謫戍雲南永昌衛卒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于世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諡文憲

楊氏慎 六書索隱 明志五卷 存

慎自序曰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為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响嶼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元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繫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公文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受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亦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文為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子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

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猶能誦爰曆湧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互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說傅毅說官溥說韋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王顯說周盛說逮安說歐陽僑說靈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襍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笋昇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原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誤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膺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蟬蛸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于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落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孽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宮牆哉慎為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為祖許氏說文為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而存其要傾以為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矻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煩可以

詁經正史訂子匯集矣或覽之曰是則孰矣其知道何答之曰孰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味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為揚子雲以易為太元而詩書春秋為甘泉四賦耶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元為極致而識字為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為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言其必喙呷而心俞矣夫

四庫全書提要曰慎自序謂取說文所遺彙萃成編以古文籀書為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云云蓋專為古文篆字之學者然其中所載古文籀書實多略而未備即以首卷而論如東韻工字考之鐘鼎釋文若乙酉父丁彝穆公鼎龍敦九工鑑之類各體不同而是書均未載及又如共字止載汾陰鼎而好時鼎上林鼎綏和鼎之類亦均不取且古文罕見者必著所自來乃可傳信而書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使考古者將何所據依乎

楊氏慎 古文韻語 明志二卷 存

慎自序曰音祖于日聲祖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數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暮在昔筮絲盤鑑盟詛昏冠報誅疫覺徽教緯憲箴今禁祝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窠采匿奏勺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寢水暇日因之窺斑庶已賢矣

楊氏慎 古文韻語別錄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楊氏慎 古音複字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楊氏慎 古音駢字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莊氏 古音駢字續編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古音駢字一卷明楊慎撰續編五卷 國朝莊屢豐莊鼎鉉全誤古人字少而

韻寬故用字往往假借是書取古字通用者以韻分之各注引用書名於其下由字體之通求字音之通於秦漢以前古音頗有考證但遺闕過多幸合亦復時有即以開卷東冬韻論之如荀子議兵篇云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注曰隴種新序作龍鍾禮論篇曰彌龍注曰彌如字又讀為弭楚辭九章曰蓀詳蘼而不聞補注云詳與伴同九歎云登逢龍而下隕兮遠故都之漫漫注云逢一作逢古本作蓬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曰大夫曳庸注曰左傳作后庸國語舌庸史記五帝本紀曰其後有劉累擾龍應劭曰擾音柔故五帝本紀又曰擾而殺徐廣曰擾一作柔則擾柔字通倉公列傳曰臣意診其脈曰迴風注曰迴音洞言洞入四肢漢書地理志曰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龔揚雄傳曰奮六經以據頌師古曰頌讀若容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詩云受小其大共為下國恂蒙注曰今詩為駿龐五帝德篇曰鳥獸昆虫考說文以虫為虺然漢代碑刻即用虫為蟲則虫蟲通此書原本續本均未舉及則采摭之未備也又如原本於蠶門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記龜策列傳亦作蠶門乃不注續本於蠶冬滿冬門冬引爾雅注而山海經曰其草多芍藥蠶冬乃不注又引廣雅膺甸二字謂甸管通而管子內政篇曰平正擅甸注曰和氣獨擅甸中亦古甸字乃亦不注則訓釋之未詳也他如圓鐘函鐘是黃鐘林鐘別名非黃通為圓林通為函其浸盧維讀作盧離恐亦鄭元之改字未可盡槩以古音乃一例定為通用未免附會然大勢微引賅洽足資考證古字之見於載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學之善本矣

楊氏慎 奇字韻 明志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標字體之稍異者類以四聲故曰奇字考六書以說文所載小篆為正若衛宏揚雄所學則別有古文奇字已非六書偏旁所可推也此書以奇字標名而若說文引經豐其屋豐作豐克岐克嶷嶷作嶷靜女其姝姝作姝庶草繁廡廡作無天地細縷作壹壹營營青蠅

止于焚焚作楸故源源而來源源作諛諛泣血漣如連作漣之類雖與今經文異而皆有六書偏
旁可求則正體而非奇字且此類甚多不勝載如說文引尚書岨夷作岨夷引論語友便佞便作
譎引詩赫兮喧兮喧作喧引周禮膳膏臠臠作臠孤乘夏篆篆作馴引易包荒用馮河荒作荒引
詩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馬服作備引書濬畎澮距川畎澮作々々引春秋傳翫歲而惕
日翫作忼惕作激引易夫乾確然確作雀引春秋傳執玉惰惰作惰引詩納于凌陰凌作騰又引
詩白圭之玷玷作剔引書闢四門闢作闢異同之處不可殫數此書所載殊不及十之二三至於
岷之作汝禱之作調皆假借字而亦概列為奇字尤屬不倫又如蓄字下但注一災字而不云本
鹽鐵論罕被冠蓄蓄音災唐字下但注一牆字而不云本管子地員篇行廡落房元齡注為行廡
及籬落闔字下但注一開字而不云本漢書匈奴傳乃遣闔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及今欲與漢闔
大闔顏師古注闔與開同荏字但注一槎字而不云本漢書貨殖傳然猶云山不荏葉師古注荏
古槎字闔字下但注一閭字而不云本漢書揚雄傳東鄰昆侖西馳闔闔師古注闔與閭同則全
迷其所出其字下注音該但引曹植詩而不知淮南子爨其燧火高誘注其音該汜字下注音流
但引賈誼傳朝廷之視端汜平衡而不知考荀子榮辱篇其汜長矣楊倞注汜古流字則不溯其
所始又如冬韻載窠字引說文而不知漢書地理志蒼松師古曰松古松字與窠同一古松字窠
字下注云古文斑而不知荀子彊國篇曰如此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倞注賁讀如墳漢書翟
方進傳賁麗善為星師古曰賁音肥賁字下注與賁同而不知漢書李廣傳又作爰臂如滄曰臂
如猿臂其闕佚又不可枚舉蓋慎充於腹笥特就所記憶者錄之故於諸書不暇詳考然於秦漢
載籍亦已十得三四講六書者去其疵而錄其醇或亦不無所助焉

楊氏 雜字韻寶 千頃堂書目七卷 存

楊氏 經子難字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上卷乃讀諸經義疏所記凡易詩書三傳三禮爾雅十書下卷乃讀諸子所記
凡老子莊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說管子十州記戰國策太元經逸周書楚詞文選十三書或摘其
字音或摘其文句絕無異聞蓋隨手雜錄之文本非著書其孫宗吾過珍手澤編輯成帙而王尙
修序刻之均失慎本意也

楊氏 分隸同構序 見升菴文集 存

慎自序曰自蒼頡沮誦而下科斗鳥跡以還為八分為楷隸其變夥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
龍龕至億萬異體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合于六書而又叶於八法得什一
于千百振體要于碎煩名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嗣未覩鴻蹤屢碾之鵝空傳廣本隸古以定
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芽之手元和之脚明之存乎其人知遺笑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
造爾

楊氏 石鼓文音釋 千頃堂書目三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第一卷為石鼓古文第二卷為音釋第三卷為今文附錄則自唐韋應物
至明李東陽所作石鼓詩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稱東陽嘗語慎及見東坡之本篆籀特
全將為手書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菴得唐人拓本凡七
百二字乃其全文馮惟訥詩紀亦據以載入古逸詩中當時蓋頗有信之者後陸深作金臺紀聞
始疑其以補綴為奇至朱彝尊曰下舊聞考證古本以六轡下沃若二字靈雨上我來自東四字
皆慎所強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與小雅同文又鼓有夙文郭氏云恐是臭字白澤也慎
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尤為欺人明證且東陽石鼓歌云拾殘補闕能幾何若本有七百餘字

小學考 卷二十五

東陽不應爲是言云云其辨託名東陽之僞更無疑義今考蘇軾石鼓歌自注稱可辨者僅維饜貫柳數句則稱全本出於軾者妄又韓愈石鼓歌有年深闕畫之語則稱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卽眞出東陽之家亦不足據况東陽亦僞託歟

陶氏滋石鼓文正誤 四庫全書目二卷千頃堂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滋字時雨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是編以薛尚功鄭樵施宿等石鼓訓釋不免舛謬因親至太學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闕畫仍多影響揣摩其後序踵楊慎之說謂曾見蘇軾摹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李氏舜臣古文考 千頃堂書目 未見

舜臣自序曰自古文降而爲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爲也其去古文猶如辰之于階益降而爲小篆陳矣今說文中反雜以隸而或稱某籀文某古文則許氏筆以別于本所存乃其本所存古耶斯耶不可知矣余考古文以讀六經因及于籀以其爲廣古文而作至于千古或異者焉易詩書儀禮周禮各若干字 又舜臣與崔後渠書曰舜臣啟爾雅當爲釋經而作竊意爾雅滯于章句說文滯于邊考有所長者有所短與漢儒務存爾雅又于爾雅有滯者焉宋仍漢訓有不必仍又薄爾雅說文不信而信近傳廣韻增第四義焉宋學不明于義安取大篆已降况秦隸乎今用秦隸訓古聖人文豈不遠哉且孰非說經而漢儒執禮過嚴于義反陋宋儒說理過詳于言反淺尊裁幸甚 四庫全書愚谷集提要曰據集所載小序舜臣所著籀文考文六經眞音諸書于今皆未見然亦足見其文之根柢也

李氏舜臣籀文考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按舜臣字茂欽號愚谷山東樂安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

林氏應龍字海 見浙江通志 未見

浙江通志傳曰明林應龍字翔之永嘉人精篆隸擅文學以不能澆忍權貴久淹印局大使著有字海

王氏三聘字學大金 陝西通志書目三十二卷 未見

三聘自序曰昔人謂文字之學有三一體製一訓詁一音韻夫篇海體製也四聲音韻也訓詁固嘗刊行而切韻貫珠雜法各自爲帙猶未克一然字須篇以聚之韻以協之法以通之而其學始全茲刊也主韓氏五音篇韻終以切韻貫珠集附焉統名曰字學大全凡三十二卷

按三聘蓋屋人明僉事

豐氏道生金石遺文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明史豐熙傳曰熙鄞人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爲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晚歲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 四庫全書提要曰道生卽豐坊所更名也坊頗能篆籀書其諸經僞本多以古文書之至今爲世所詬厲此書雜采奇字分韻編次但以眞書一字直音於下無所考證亦不注所出體例略近李登撫古遺文雖未必全出依託然以道生好譔僞書凡所論譔遂無不可疑故世無遵而用之者此本又傳寫失真益不足據矣

陳氏士元古俗字略 明志七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標題之下題曰歸雲別集與所著周易同蓋亦其別集之一種也其例仿顏元孫干祿字書而小增損之亦以韻分字所列首一字卽元孫所謂正也所列古體及漢碑借用字卽元孫所謂通也所列俗用雜字卽元孫所謂俗也古字多以鐘鼎之文改爲隸體已失其

眞又不注所出爾爲難據他如窗之爲牖舊之爲音則周伯琦之譌文儻之爲天正之爲萬則釋典之謬體一槩濫收殊乏考正其有已見經典者如左傳民生敦龐毛詩民之方殿屎等字皆斥爲俗字而徐鉉校正說文所云俗書如疊个等二十八字反未刊正棄取亦殊失倫士元撰述之富幾與楊慎朱謀璋相埒而是編疎舛不一而足亦貪奇愛博之過歟

按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灤州知州

周氏字考啟蒙 明志十六卷 存

黃虞稷書目曰字關中人戶部郎 四庫全書提要曰字必大自署關中人前有萬曆十一年自序考太學進士題名碑萬曆癸丑科有周宇崇禎初所定逆案中亦有其名然碑稱四川成都人與自題關中不合序作於萬曆十一年已自稱老且疾則不應尙及媚魏忠賢惟咸寧縣志載周宇西安左衛人嘉靖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精識古文奇字云云當卽其人也編辨字學之譌分爲四考曰正形曰殊音曰辨似曰通用前三門俱以洪武正韻分部編次惟通用一門分實名虛聲疊字三篇別爲一列其正形多以篆繩隸如東字同字皆以起鉤爲譌字如其所說必入法全廢殊拘礙難通殊音卽韻書之互注然辨古音今音及雙聲轉讀均不甚精核辨似一門尤爲瑣屑如壺之與壺傳之與傳稍把筆者皆知之何必縷縷乎通用一門雜取假借之字旣多挂漏又頗泛濫均不足以言小學也

周氏字認字測 明志三卷 存

浙江采集書錄曰認字測三篇明戶部西安周宇撰舉八十一字各爲之說以測古人制字之意

周氏字三百篇疊字 陝西通志書目一卷 未見

陝西通志曰明主事咸寧周宇撰

金氏世龍六經字原 明志三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書目曰世龍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進士官按察司副使

孫氏樓吳音奇字 江南通志書目 未見

江南通志曰常熟孫樓撰

吳氏字中字學 浙江通志書目十卷 未見

浙江通志引發書曰存中字致之

呂氏明倫字邗 江南通志書目二卷 未見

江南通志曰建平呂明倫撰

小學考卷二十六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十八

伊氏 乘 六書考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伊乘字德載吳縣人籍應天成化戊戌進士麻官按察司僉事

陶氏 承學 字學集要 千頃堂書目四卷 存

黃虞稷曰陶承學字學集要四卷同邑毛曾訂 續通考曰併音連聲字學集要四卷不著撰人

名氏萬曆二年會稽陶承學得此書于吳中屬其同邑毛曾刪訂前有承學序承學字子述嘉靖

進士累官禮部尚書 浙江采集書錄曰併音連聲字學集要四卷明越州毛曾輯以四聲之字

貫穿相屬仍取前人音釋注焉乃因宋李巽岩所輯韻書而重定之者

朱氏 翬 字學習要 千頃堂書目四卷 未見

朱氏 錫 重集字學集要 千頃堂書目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天啟乙丑敘

姜氏 玉潔 正字訓蒙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玉潔劍州人 四川通志傳曰玉潔劍州人飭行講學孝友篤實貢入太學著正字訓

蒙

龔氏 時憲 玉篇鑑譜 明志四十卷 未見

朱氏 睦 史漢古字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朱氏 謙 六書本原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朱氏謀璋古文奇字輯解 千頃堂書目十二卷 未見

朱氏謀璋字原表微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朱氏謀璋六書貫玉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朱氏謀璋六書著論 千頃堂書目 未見

張氏士佩六書賦音義 千頃堂書目二十卷四庫全書目三卷 存

黃虞稷曰士佩字考甫萬曆壬寅敘 四庫全書提要曰士佩號濠濱韓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明史鄒元標傳載其與禮部尚書徐學謨俱為元標劾罷其事蹟始末史未詳也是書取洪武正韻所收諸字依偏旁分為八十五部每部之字皆仿周興嗣千字文體以四言韻語聯貫之文義或屬或不屬取便誦讀而已每字皆粗具訓詁疏明大義凡字有數體者惟載一體而各體皆附於後有數音者亦然蓋專為初學而設然其所分諸部不遵說文玉篇之舊如月字入內部戶字入尸部支字入支部之類皆與六書不合又如原字音于權切江字音居良切沂字音延知切之類亦皆沿正韻之誤於聲音多乖其注釋亦多譌舛無足觀也

卞氏篆古器名釋 千頃堂書目十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袁揚州人是書成於嘉靖中皆鈔襲博古圖及薛尚功鐘鼎款識之文前後失次摹刻舛譌殊不足依據

顧氏充字類辨疑 明志二卷 存

顧氏充字義總略 千頃堂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充字回瀾上虞人隆慶丁酉舉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是書辨諸字音義點畫分四十四門體例最為完碎又不明六書本旨與古字假借之例如字始門注景字云即

影字葛洪字苑始加多是誤采顏氏家訓之說不知漢高誘注淮南子已云景古影字也注尔朱字云百千家姓皆無始見唐神仙余朱洞是併魏書亦未考矣避忌門注齒字云張萬歲牧馬眾以張諱因以馬歲為齒是併公羊傳禮記亦未考矣甚至字始門注回文字云始於温嶠注雲土字云雲土夢作又舊誤作雲夢土宋太宗得古本始詔改正已與字義無涉至避忌門注海棠字云杜子美母名海棠故集中無詩注道字云師道淵避蕭道成諱稱師淵注崇字云姚元之避開元年號改名崇是與字義不更風馬牛乎半字通用門中如庚桑作亢倉裂繻作履綸本音之轉非庚桑即音亢倉裂繻即音履繻俠累作韓傀本名之譌更非俠累即音韓傀乃又混合為一謂上字即讀下音凡斯之類不可縷數他若二字分書門既收早旰星旌諸字而別卷又以愈愉怡怡等字立心小各開一門則互相重複矣正音門積字注既云音忝非動靜門中積字注又云凡指所聚之物音忝取物而積聚之音迹字始門車字注云尺遮切自漢以來始有居音正音門下字注又云古音虎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戶故下皆音虎則自相矛盾其餘如俎豆當作俎斗周人避文王諱讀昌為去聲者更不知其何據矣

張氏位問奇集 千頃堂書目二卷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明史張位傳曰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以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大學士御史言位帝疑有他志詔除名為民天啟中復官贈太保諡文莊 位自序略曰凡音必先辨五音其淺深輕重全在齒唇之別又如宮喉音商齒頭正音角牙音徵舌頭舌上音羽唇輕音切音之紐不可不別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考論諸字形聲訓詁分十九門一六書大義一三十六字母一早梅詩切字例一好雨詩切字例一辨聲音要訣一辨五音訣一四聲三聲例一分毫字辨一誤讀諸字一奇字考一假借圈發字

音一畫同音異舊不秀發諸字一音義同而書畫異諸字一音義異而可通用諸字一字数音
例一誤習已久難改字音併正韻不載諸字一相近字音一各地鄉音辨論頗詳而不免舛陋如
合併字母已非古法所用直音如龜音圭冰音兵之類併部分不辨又如到景之景即影本字而
誤云音影重即虹之別體而誤云音虹李陽冰之名出木華海賦而泥於所篆之碑自書為外誤
云音佞甚至臺駘誤作胡苔而注曰左傳人名考左傳子產稱臺駘汾神注無胡苔之音又臧之
孤裘敗我于狐駘注云駘音詒亦無苔音惟檀弓引之作敗于臺駘雖注云臺音壺又非左傳人
名殊為刺謬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不足以言小學也

按是書又載開雲館別編中分十九門考辨音學始于六書大義終于各地鄉音俱無精
義可采

田氏 蕪衡 大明同文集 明志五十卷 存

明史文苑傳曰田汝成錢塘人子蕪衡字子蕪十歲從父過采石賦詩有警句性放誕不羈嗜酒
任俠以歲貢生為徽州訓導罷歸作詩有才調為人所稱 劉賢序曰每字先楷使知字之名也
次篆次隸次草使知字之變也楷之下四聲備焉篆之下大小殊焉又以一字為母偏旁近似者
為子各從其類前有舉要章則一卷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割裂說文部分而以其諧聲之字
為部母如東字為部母即以棟凍之屬從之顛到本末務與古人相反又自造篆文詭形怪態更
在魏校六書精蘊之上考沈括夢溪筆談曰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如水類其左皆從
水所謂右文者如菱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斯之類皆以菱為義
也云云夢溪筆談非僻書蕪衡不應不見殆剿襲其說而諱所自來不知王聖美之說先不可通
也

李氏 登 字學正謬 千頃堂書目六卷 未見

江南通志傳曰李登字士龍自號如真生上元人官新野縣丞

李氏 登 撫古遺文 千頃堂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本夏竦篆韻之體取鐘鼎古文以韻分編其韻併東於冬併江於陽併侵
於真併肴於蕭分齊微一韻之字於支灰分覃咸鹽三韻之字於寒先分蒸韻之字於青庚而從
廣韻分真諱桓寒各為二大抵皆以意杜撰所列古文亦皆不著所出未可執為依據又出金石
韻府之下矣

李氏 登 六書指南 千頃堂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成於萬曆壬辰用千字文體以四字為句辨俗傳譌體之字以誨童蒙亦
顏氏千祿字書之類然俗字頗多書中不能該載又不為剖析其義於初學仍無啟發也

林氏 茂 諸書字考 明志四卷 存

福建通志傳曰林茂槐字穉虛福清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梧州推官治有異蹟著有音韻訂譌字
學書考四書經史決疑等書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辨別字音分四十四類其例有八一字有
異音而讀譌者如格澤音鶴鐸之類一偏旁譌者如沝音戾之類一假借通用者如霸本音魄之
類一音同可通用者如辟歷為霹靂之類一以譌書而讀譌者如颺音貝之類一字有動靜二音
如解音懈壞音怪之類一二音通用如亭有佩音之類一古今音異如鴻臚音廬太守音狩之類
然於古字古音皆未明其根柢故摭成編頗傷疏略如詩南音尼心反風音孚金反天音汀因
反此自古今韻異非關字有重音若斯之類浩如煙海何為僅收三五字又如擁篲之擁音湧北
邛之邛音茫此自人人能曉何必作音至於謂張翰之名當作平聲是未見李商隱詩越桂畱烹

張翰膾也謂寧馨之寧當皆甯是未見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也觀其訓哉為始不引爾雅而引韻會讀烟焜日氤氳不引班固賦而引周易注知其為餽釘之學未能悉考源流矣

按是編千頃堂書目作諸書字考略福建通志作字學書考今遵四庫全書目作諸書字考

湯氏 顯祖 五侯鯖字海 四庫全書目二十卷 存

明史文苑傳曰湯顯祖號若士亦曰海若臨川人萬曆進士官至禮部主事終遂昌縣知縣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題曰湯海若訂正考湯顯祖號曰若士亦曰海若明史有傳則當為顯祖所作矣前有陳繼儒序云取海篇原本遵依洪武正韻參合成書然其注釋極為簡略體例亦頗蕪雜每字皆用直音尤多譌謬至卷首以四書五經難字別為一篇則弁陋彌甚顯祖猶當日勝流何至於此蓋明末坊賈所依託也

朱氏 光家 字學指南 四庫全書目十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光家字謙甫上海人是書成於萬曆辛丑首二卷一曰辨體辨音次曰同音異義三曰古今變體四曰同音互體五曰駢奇解義六曰同體異義七曰正誤舉例八曰假借從譯自三卷以下則以韻隸字併為二十二部每一部以一字調四聲如東董凍篤之類各標一字為綱而同音之字列於其下如竦從東懂從董棟從凍督從篤之類蓋本諸章黼韻學集成惟黼聚四聲於一韻仍各自為部此則四聲參差聯貫併為一部為小變其例耳其前二卷所列大抵漫無考證如斷斷燈燈來來皆上正下俗而此書斷音短斷音段燈為燈籠燈為燈火來為往來來為來牟均以臆自為分別非有根據也

李氏 當泰 字學訂謬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當泰字元祉泗州人是書乃萬曆丁未殷城黃吉士督學江南命當泰合張位問奇集焦竑字學二書纂為一編首六書大略而終以俗用雜字共二十四門義例殊為錯雜至分門訂謬內所載若甘露名天酒酒名紅友之類直是類書豈復小學訓詁乎

徐氏 孝 合并字學集篇集韻 四庫全書目二十三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明徐孝編張元善校孝順天布衣元善永城人彭城伯驥之後襲封惠安伯是書凡集篇十卷分二百部附拾遺一卷皆不究說文玉篇之旨偏多誤若核檢二字从未木讀若稽木曲頭也與禾稼之禾迥異而乃并核檢入禾部則於六書本義茫無考據可知又集韻十卷分一百部附四聲類率譜一卷等韻一卷亦不究陸法言孫愐舊法如并扁登等字於東韻合箴簪與真臻同入根韻之類皆乖舛殊甚又刪十六攝為十四攝改三十六母為二十二母且改濁平濁入為如聲事事皆出初造較篇海正韻等書變亂又加甚焉

夏氏 弘 字考 千頃堂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弘字用德號銘乾海陽人是書上卷凡三類曰誤寫字曰疑似字曰誤讀字下卷凡二類曰通用古字曰通用聯字意在訂六書之譌而不能深研古義但裨販於近代韻書字書之閒如說雜字必從佳不知古文實從鳥見於說文謂多字連獬則稱若不知本字實作鹿其豸乃蟲豸字亦見於說文類為失考些字於誤寫字條下注音梭楚歌聲於通用聯字條下以楚些標目而注曰梭去聲亦自相矛盾又不通翻切多用直音如棧槍之槍云音當臨邛之邛云音穹者尤不一而足其去佩簪字鑑諸書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都氏 俞 類纂古文字考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俞字仲良錢塘人仕履未詳考其序改蓋萬曆間人也是書以古文為名而實

則取洪武正韻之字以偏旁分類編之凡爲部三百一十有四冠以辨疑一篇切字一篇而未附以雜字其字皆用直音直音不得則用四聲四聲不得乃用翻切如鈞音君銘音明全乖沈陸之舊又分部別月於舟別川於火揆之六書亦多失許顧之本義惟其每部之中以字畫多少分前後較說文玉篇類篇頗易檢尋故後來字書皆用其體例云

吳氏 元滿 六書正義 千頃堂書目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元滿字敬甫歙縣人 焦竑筆乘曰新安吳敬甫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 四庫全書提要曰元滿萬曆中布衣是書大抵指摘許慎而推崇戴侗楊桓根本先已顛到又體例冗瑣既略仿六書故分數位天文地理人倫身體飲食衣服宮室器用鳥獸蟲魚草木十二門分隸五百三十四部又略仿六書統而蔓延之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廣爲二十九體轉注假借敷衍爲一十四門殆於紛若亂絲其附會存疑闕疑備考稽書備用俗借俗轉諸條亦多舛漏所論轉注以曲逆讀去遇之類當之所論假借以一本數名借爲太一貴神九本數名借爲陽九真本僞之對借爲眞州眞姓之類當之尤爲不確至於以帝爲帝以己爲萬昂字上加三圈火字直排四畫或誤采梵書或造作僞體乃動輒云說文篆譌尤可異矣

吳氏 元滿 六書總要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亦分數位天文地理人倫身體飲食衣服宮室器用鳥獸蟲魚草木十二部益承戴侗楊桓之緒論而變本加厲所分部首皆以象形爲主謂之正生而指事會意以下則有正生變生兼生之別不取許慎說文概爲諧聲之說其字皆以柳某篆寫之謂其有鳥跡遺意足排斥小篆方整妍媚之態然所謂古文大抵出於杜撰又往往自相矛盾如於三字下注云俗作叁式是以說文之式爲俗字矣於一字下云或加弋作弋又用說文之說豈三從弋則俗一從

弋則不俗乎至所引經傳諸文率以意改如二字下引詩衣服不二論語不二過采字下引左傳不采菽麥之類尤爲疎舛矣

吳氏 元滿 六書源原直音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主於辨別字體所分十二門亦與六書正義同其龐雜贅亂亦同所用直音尤多舛誤如凡音煩千音簽必音碧禎音眞皆參雜方言有乖舊讀至於士是本皆上聲既注士音是矣又注叶上聲尤自相抵牾也

吳氏 元滿 諧聲指南 焦氏經籍志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說六書以諧聲爲多而古有數字同從一字諧聲而數字之讀乃迥異者於是爲之說曰諧本聲諧叶聲諧本音諧叶音諧轉聲諧轉叶聲諧轉音諧轉叶音有是八者之別夫古字本止一聲所從諧聲之字其讀要不相遠後人讀字自與古殊乃謂古作字時有所謂諧叶諧轉之聲祇憑臆說故設多歧實非六書之本旨也 浙江采集書錄曰前編統論六書此則分述諧聲之義凡標一千三百字以子該母

焦氏 俗書刊誤 明志十二卷 存

明史文苑傳曰焦竑字弱侯江寧人爲諸生有盛名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萬曆十七年始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學士陳于陞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被劾謫福寧州同知歲餘大計復鑄秩竑遂不出竑博極羣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善爲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集名澹園竑所自號也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熹宗時以先朝請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廕子福王時追諡文端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第一

卷至第四卷類分四聲刊正譌字若半之非丰容不從谷是也第五卷考字義若赤之通尺馳之同猶是也第六卷考駢字若句婁之不當作岫嶼辟歷之不當作霹靂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對之改口從土本於漢文疊之改晶從晶本於新莽是也第八第九卷考音同字異若庖犧之為炮義神農之為神由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異若敦有九音宜凡兩讀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雜字若山歧曰岔水歧曰汊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與禾支之與支是也其辨最詳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論愈於拘泥篆文不分字體者多矣

曹氏 學佳 西峰字說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明史文苑傳曰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弱冠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削籍崇禎初起廣西副使力辭不就家居二十年著書所居石倉園中為石倉十二代詩選盛行於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餘年功未及竣兩京繼覆唐王立於閩中起授太常卿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進尚書加太子太保及事敗走入山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四詩文甚富總名石倉集

葉氏 秉敬 字壽 千頃堂書目四卷 存

續通考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萬曆辛丑進士以禮部郎出知開封府進河南提學僉事再遷至荆西道布政司參議 潘之諒重刻凡例曰一自分隸行艸漸趨簡易以致偏旁混淆字學寢昧苟非融貫六經之精微疑似正未易剖是編究極根原洞然倉史之舊一字以載道字義不明則經學亦晦穿鑿附會所自來矣是編反復闡揚毫釐析直堪為六經羽翼豈第曰六書功臣一說文正譌本義諸書皆以楷釋象而是編以篆釋楷不倍時尙使人易從論楷必附以篆者欲印本以知末亦因流而溯原也一古今字學諸生互有矛盾今人罔知取從是編出而紛然者

一晦蒙者明入室之戈盈庭之訟其亦少也夫一子母相生形義滋蔓大抵主母而役子率子以從母若夫形雖近似義實懸殊者如孿子眉目膚髮了無差別而伯仲後先弗為淆也非其母誰與識之命名字辨意義深矣一字廣牛毛豈能盡載然文字不外六書六書不踰子母能察乎子母相生之微而引伸觸類寧有逆形一書堪傳世而剞劂不精亦未雅觀是編巧極婁輪校嚴亥豕允為精絕一附刻篆體辨訣實為古文要領此帙校原本更加精覈而多新安本之半惟博雅者賞之 四庫全書提要曰秉敬學頴淹通著書四十餘種是編取字形似而義殊者分類詰之與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綴以四言歌訣則秉敬自創之體凡例謂孿子眉目髮膚雖無別而伯仲先後弗淆當察乎子母相生之微引伸觸類故其說悉根柢說文毫釐辨析於偏旁點畫分別了然又該以韻語便於記誦亦小學之津筏也其書為杭人潘之諒所刻前有篆體辨訣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之同異不知何人所撰由來已久之諒以其與此書可互相參究故附刊以行其區別形體亦頗有資於六書惟其末比舊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則純繆杜撰不一而足如謂抽字不當從由咽字不當從因已顯與說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對內從千均極譌誤至勇本從甬而云角力為勇稷古文省作畷而云與槐柳同此類尤為乖舛蓋無識者所竄入不足依據今姑從原本錄之而糾正其失於此庶不疑誤後學焉

惠氏 園 草書集韻 見周復俊全蜀藝文志 未見

惠園序曰予于國政之暇必草書三五幅以暢其情恆以瀉化石刻歷代名臣法帖以師以效惟我獻祖開國于蜀不貴金玉所寶者惟聖賢經籍也自經史以下文章翰墨俱收蓄于內閣一日忽覽書目見有草書集韻取而披閱因字類以知四聲之韻因韻語以識諸家之體如漢宣帝魏少帝及鍾繇羲之過庭伯機等書體勢無不全備然後知草書之原流古人之變化由其形跡而

得乎心法之妙矣惜乎久歷年歲苦于蠹魚于是命工重繡于梓以永其傳俾後之學草書者有所取法也是爲序

釋道泰集鐘鼎古文韻選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黃虞稷曰道泰號來峰泰州僧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分韻集鐘鼎古文然所收頗雜秦權漢鑑與三代之文竝載之殊乖條貫他如滕公石柳銘本屬偽迹收之已失別裁又鈎摹全非其本狀則傳寫失真者多矣其分韻改哈爲開改添爲凡上平有元魂而無痕下平多三宣一部皆與廣韻不同蓋從徐鍇篆韻譜也

梅氏庸字彙 千頃堂書目十二卷又首末二卷 存

梅鼎祚序曰字學爲書以傳者無慮數十家要不越形聲之相益而已說文玉篇皆立于一畢終于亥是後或次以四聲或辨以六書權以母子類族別生固未有韻言數類者篇海從母以辨音亦嘗從數以析類惜乎其本末衝決緝拾棘藪也吾從弟誕生之字彙其尚其終悉以數多寡其法自一畫至十七畫列二百十有四部統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每卷首爲一圖俾檢者便若指掌閱者曠若發矇其義則本諸說文爾雅而下之箋譯徵故者遵所舊聞裁以己意而刊其詭附芟其蔓引以卒歸于雅考信于正韻制也若反切直音之合則與趙司徒之所校匪質劑而適叶符以是信聲音由人心生者也敘曰古今之論文字者必原始包犧之畫卦矣其初特一奇一耦以象陰陽故易者象也大衍以五乘十當萬物之數故又曰易者數也記有之字者孳也又乳也言孳乳相生而無窮也母之孔子伯仲者非其名數乎子始生啼而可卜其終者非聲氣之元乎魏了翁論易以經傳皆韻魏晉閒有爲易音者故六書之本在象形制變而最廣在諧聲蓋天地之所有形立則聲生參兩天地而數倚焉數生于象者也昔所稱易爲萬世文字之祖者非

邪大要以形事意聲爲體假借轉注爲用字編以字彙爲體韻法二圖爲用然而等切非始神琪也紐字之圖創於沈約譜于唐元和陽甯公南陽釋處忠五音爲員九弄爲方正猶易圖之先後天乎今茲之一直一橫者是其遺制也古者六歲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周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教與學成以其序而成其材然實昉之數誕生小學易爲諸生誦通將受餼徒而游國子精治六書悟其終始于易有數可循也所纂著若此夫自經術興士率躐等而小學廢尉律不修薦紳先生矢口肆筆有不誤踳鴟而解讀雌竟者幾何儻卽是流覽不思過半哉二子士倩士杰能讀父書而梓行之請序于余余念許氏說文初定慎已老遺其子公乘冲以獻誕生方彊年行且謁仕抱書趨闕下獲親睹聲明文物之盛東觀南閣之選宜必首被此庶備同文之一助焉逮若古文籀篆時存之疏醜證援與字之會文適用者益之有餘力也先大中晚嗜字學有所訓屬未成書鼎祚不類匙所涉無以贊茲舉有媿徐鼎臣之子弟楚金多矣萬曆乙卯孟陬之月

吳氏任臣字彙補 六卷 附陳蓋謨元音統韻 存

一統志曰吳任臣字志伊仁和諸生耽書玩古多所論著嘗廣郭景純山海經注及刺取五代諸霸國事爲十國春秋康熙中試博學宏詞授檢討

按元音統韻後六卷乃吳任臣所纂字彙補其義例曰補字曰補音義曰較訛專以補正梅氏之失康熙閒范廷瑚合二書序而刊之

陳氏誤子同文字彙 四卷 存

誤子序曰字彙之有奚囊自崇禎癸酉歲予刻始與宣城本毫無異同因攜遠弗便遂祖王氏巾箱之學東卷僅半尺許度不甚累重載之行笥驢背中誠爲快事年來翻刻甚多以訛傳訛竟失

本來音義求識字而反為字誤欲得解而反為解惑每為之嘆息而不可藥救偶遊白下同人謂予曰君年雖耄而目力尚強何不重正其訛以全初志乎予曰然遂亟為考訂授梓以公四方之識正字者聊述其槩云爾康熙丙辰

沈氏 鯉 義學正字 千頃堂書目十卷 未見

蕭氏 良有 海篇心鏡 千頃堂書目二十卷 未見

朱氏 統緒 六書微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統緒字時卿以王孫封奉國中尉傾祿入以購祕冊得輒讀讀輒不忘著古史記四十卷又有六書微

按錯或作鐻微作微皆誤

朱氏 謀 周史籀文 見江西通志詳二十卷 未見

馬氏 村 譚字 千頃堂書目九卷 未見

陸氏 曾 字原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李氏 當 字學正譌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周氏 伯 字義切略 明志二卷 未見

周氏 才 字錄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無名氏 篆韻 四庫全書目五十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每頁右側印欽賜商河王勉學書樓之記十一篆字上下與朱絲關齊考明史諸王表衡王祐禛之孫載璫於嘉靖三十五年襲封商河王萬曆二十五年其長子翊鏐襲封至四十四年薨無子國除書無序跋不知為載璫所鈔翊鏐所鈔也首題篆書

正韻四字而考其分乃用壬子新刊禮部韻與洪武正韻截然不同書中別無考證惟據周伯琦六書正譌注俗作某某非而已蓋潘邸偶錄以備檢閱非箸書也

無名氏字韻合璧 四庫全書目二十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但題明都東朱孔陽訂正刊行篇中分上下二層上辨音韻下別偏旁而謬悠舛誤不可枚舉如天音添則以兩韻為一聲吳作吳則以俗字為正體分韻則從洪武併合之本分部則紊許慎說文之例蓋於六書之義茫乎未窺者也

朱氏 時 金石韻府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按千頃堂書目金石韻府五卷無撰人姓名今據見存本箸錄

林氏 尚 李氏 根 廣金石韻府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何通印史曰雲谷居士李根字阿靈閩縣人性恬靜與物無忤愛閉戶獨坐終身未嘗遠遊工詩小楷頗得晉魏遺意尤留心篆籀之學嘗同福清林朱臣廣金石韻府增入刪正一無謬謬余愛其書攜副墨至金陵為補殘闕行之 四庫全書提要曰林尚葵李根同誤尚葵字朱臣莆田人根字阿靈一字雲根晉江人是書用朱墨二色校以四聲部次朱書古文籀篆之字墨書楷字領之亦各注其所出乃因明朱時望金石韻府而作故名曰廣然所引諸書今已什九不箸錄尚葵等何自得觀今核之所例之目實即夏竦四聲韻而稍摭郭忠恕薛尚功之書以附益之觀其備陳羣籍而獨遺竦書之名則諱所自來故滅其迹可知矣

小學考卷二十七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十九

張氏 自列 正字通 四庫全書目十二卷 存

吳原起敘曰天下事遇合有時顯晦有數自不可以預期然又若有先兆焉余童年時隨侍先君子於信州理署間聞論列同寅必以南康司理昆湖廖先生為稱首曰此當今賢者政治之暇留心經史者也嗣後先生復守南康先君子喜曰白鹿有靈其戀戀舊主人若此耶撫軍推重碩儒委修江右通志余適筮仕洛陽先生走一介屬余覓河南省志以為式惠以所梓正字通一書余時置案頭繙閱不釋惜未流傳江浙間不可多得昨歲走粵中往來信安清海間尋訪先生溘先朝露家復寥落感慨久之詢及成書則以多故之餘久屬他姓東之高閣好事者不得過而問也余竭資斧以得之南粵諸名士皆大喜因言書為張爾公先生之手筆先生購其本於衡州晨夕較定授梓南康書未大行幾遭湮沒今給事縣之國門布於海內使爾先生之精神復見於紙上豈非顯晦有數耶然余思先生將有事於省志而因以見貽是今日之流傳若先兆於前日也爰為序其通合之顛末并識弗忘先子之好友云爾 汪琬跋曰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知有經也此書論禫字則宗戴氏侗以為釋服之名如此則禮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為妻禫為父母妻長子禫其說皆不可解矣論袒免免字則宗程子大昌以為免冠之免讀如字如此則左氏傳穆姬以免服衰經逆趙鞅使衛太子統其說皆不可解矣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為新異可喜之論以詆譏前人故其蔽如此此書方行于世子聊摘之以戒後學云 續通考曰謹按是書本自列撰其前列國書十二字母則國朝廖文英所續加也文英字百子連州人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 四庫

全書提要曰舊本或題明張自烈誤或題廖文英誤或題自烈文英同誤考鈕琇觚賸粵觚下篇載此書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購得之因掩爲己有敘其始末甚詳然其前列國書十二字母則自烈之時所未有殆文英續加也裘君宏妙貫堂餘談又稱文英歿其子售版於連帥劉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爲自烈書爲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諸本互異蓋以此也其書視梅賾祚字彙考據稍博然徵引繁蕪頗多舛駁又喜排斥許慎說文尤不免穿鑿附會非善本也自烈字爾公南昌人文英字百子連州人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故得鬻自烈之書云

徐氏

文靖

正字通畧記

四卷

在管城

存

徐文靖管城碩記曰廖昆湖正字通凡例曰慮四方沈涵字彙日久故部畫次第如舊缺者補之誤者正之余按舊本闕者正字通仍闕舊本誤者正字通仍多所誤今於經史中所習見習聞者約畧記之

胡氏

宗緒

正字通芟誤

桐城藝文志七卷

存

胡虔曰余從祖父襲參先生諱宗緒康熙丁酉舉人特徵纂修明史雍正庚戌中會試殿試後卽授編修蓋異數也終國子監司業先生學無不通該洽精審著書凡一百三十餘種於六書樂律厯筭之學尤深著有同文聲形故五卷古今音轉一卷等切開蒙一卷字學音韻辨一卷正字通芟誤七卷字典發凡一卷樂律則有古今樂通二卷律衍一卷厯筭則有晝夜通一卷儀象說一卷簡平儀注一卷象觀一卷歲差新論一卷測量大意一卷梅胡問答一卷九九淺說一卷兩界辨一卷數度衍參注二卷

胡氏

宗緒

字典發凡

桐城藝文志一卷

存

閔氏

齊級

六書通

四庫全書目十卷

存

齊級自序曰六書通者何通六書之變也孰通之通說文解字之執也叔重爲蒼史功臣蒼史之道千古不墜者叔重之力也第謂字當止於說文之文而餘皆棄而不錄則非蒼史之意矣亦非天地鬼神之意矣惜蒼史氏創爲五百四十字天雨粟而鬼夜哭何爲者以爲五百四十字之變將不可勝窮必且十三經必且廿一史必且諸子百家必且篆隸眞艸贊天地之化奪鬼神之靈於是焉在夫是以天爲之瑞而鬼以之感也不然五百四十字耳且不足以適於用其能動天地鬼神耶今觀岫嶼片石其文皆說文之字也而字非說文也其略同於說文者十許字耳計其事當在舜相堯之日於時去蒼史未遠而其變已如斯矣降而夏商周而列國而秦漢不知其幾岫嶼也其爲變可勝言耶蓋世與世禪字亦與字禪不有損益不足以成其禪於言而各是其是非其非可曰蒼史是而岫嶼非乎記曰書同文同也者異也同乎昭代正其異於前代也是故一代之同文卽爲一代之變體變變相尋充塞宇宙而五百四十字者方新而未艾也故曰贊天地奪鬼神者存乎變或曰羲皇之畫在書契先以其猶未足以動天神耶曰兩儀初闢五行之遞生也不壹而足天一生水必待地六以成之文明之肇開也亦不壹而足羲之畫而不字猶天之水而不成也不字則不辭不辭則何以前民用故義之畫必待蒼之字而後成也使天不生蒼史是無羲皇使蒼史而無後世之變亦無蒼史若是乎變之不可以不通也順治辛丑冬 畢宏述敘曰六書通爲五湖閔遇五先生稟本余得之茗谿程子交文家先生集三代秦漢篆法其體以說文字爲標普下刻古文籀文以及鼎彝符印有變體必載使觀者知其全得其變與通也而又繼之以附通附通者如東字之後附之以凍先字之後附之以姚東先具各變體加水加水則無變也然卽東先之變參之以水水亦不可謂無本也附之以不變通之以無不可變義精而體詳有功後學不淺惜殘闕且淹沒而不復傳余爲之討求數載增補篆文訂爲成書同學諸公爲之參訂

相與贊成授梓人諸公好古如斯也先生學古之學不淹沒而果傳哉說文一書為三代以來古本自不待言如元周伯琦著說文字原楊升菴譏之然自不失為好古之士升菴為索隱祖說文而加詳矣若金石韻府正韻篆體例與是編近而是編更加詳矣於戲自秦火而後古學淪亡不可復見學者幾不識一字日流變于下不復窮變于上而學術之衰也可勝言哉楊升庵曰秦之吏人猶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慎著說文軒周之迹猶有存者若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顧野王著玉篇以楷書寫籀古十訛九矣元黃芳曰文字之變自龍穗而鳥篆而科斗而大小篆而八分而隸而行艸率皆去難即易厥詳就省而世道升降滄海之象見矣周伯琦曰漢興儒者各以所記者私相授受類多躋駁又曰漢制學僅十七以上始試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故遷固之書字頗近古六經皆古文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今世所傳並俗體矣於戲六書之學焚於秦壞于漢絕于唐也愈變而愈下欲窮其變于上而通之千古則與絕學于既亡也蓋其難哉先生自敘曰通者何通六書之變也孰通之通說文解字之執也岫嶼去倉史未遠而變世與世禪字亦與字禪而變又曰使天不生倉史是無羲皇使無後世之變是無倉史先生既以叔重為倉史功臣又通乎叔重之執乃真見倉史矣夫世運窮于變則必返乎盛是非盛世同文之應而軒周復見哉學者之窮變于上而通焉又何疑矣余又焉辭夫淺陋而不為之增訂以公諸同好哉康熙五十九年 程璋序曰凡著書可傳者皆有得於天得於天故終不泯古賢傑所著書往往沉埋播棄積歲月勢且銷亡不傳而卒傳者其精神與天昭合天則不忍喪之者也韓愈文唐人大小恠之越數百年歐陽修蘇洵父子挾其藁於殘牘敗紙而推以為起衰之作司馬遷史記魏晉名賢槩置弗重及徐廣考異同作音

義裴駮作集解而史記行於世甚者詩書易春秋三禮及孔曾孟諸書俱為餘燼而數千百年後復炳然出於人間非天不忍喪斯文也歟而後之名賢可無懼焉矣晨溪閔富五先生好古讀書生明季能遠紹蒼頡微旨於三代秦漢諸篆法遐搜備其形體窮討邇其本原參互辨其疑似勞精竭神者五十餘年輯成書題曰六書通而先生老死是書流傳散失幾付之荒烟而又六十餘年煒得之煒交于畢殿揚先生先生弟既明先生工文詞善書尤精篆籀諸法余因殿揚先生以六書通請正焉先生一見驚絕謂周秦古法復見于今惜殘缺非全書且傷其幾于泯滅也為之加參考篆訂閱四載書成且付之梓人以傳於後嗚呼兩先生學同也攻苦同也前後相間六七年而共成是書非天之不忍喪之哉又非特歐蘇之於昌黎徐裴之於龍門矣余感其精神與天有昭合故為之敘以記其異焉康熙庚子四月 四庫全書提要曰齊伋字寓五烏程人世所傳朱墨字版謂之閔本者多其所刻是書成於順治辛丑齊伋年八十二矣大致仿金石韻府之例以洪武正韻部分編次說文而以篆文別體之字類從於下其但有小篆而無別體者則謂之附通亦并列之不收鐘鼎文而兼采印譜自稱通許慎之執不知所病正在以許慎為執也

徐氏 琮 古文篆韻。五卷見湖廣通志。未見

湖廣通志傳曰琮字侶蒼蘄州人補諸生腹笥甚富尤工詩畫六書之學著有古文篆韻五卷

錢氏 邦 他山字學。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邦芑字開少丹徒人晚為僧號大錯其書辨正字畫及音讀之誤凡四十三目大抵本於郭忠恕佩觿及李文仲字鑑諸書而蒐輯未廣如一字數音考內其字載至十五音為書中極多之數而韻會小補載此字實有十八音他若廣韻集韻所載重音開卷可見者亦百不得其一

馮氏 調鼎 六書準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調鼎字雪鷗華亭人其書分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四類每類分平上去入而假借轉注即見於四類之中然其書雖力闢古義而於六書本旨多所未明如社之一字說文繫傳从示土聲此書不見繫傳乃以社為會意字又如風之一字說文从虫凡聲此書不知風之古音而以為从蟲省聲則其他概可知矣

周氏 篆隸考異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沈彤撰墓表曰靖字枚室號訥齋吳縣人以學生入國子監修家譜著篆隸考異八卷汪太史為序 汪琬序曰古今之制不同也古人之所食者俎豆而後世更之以楛杆古人之所安者簞席而後世更之以榻案古人之所聽者箛管琴瑟而後世更之以箏笛琵琶古人之書其器則簡策其字則大小篆籀文而後世更之以縑紙與夫隸分行草風俗日流於簡易而人心日趨于靡薄此其不同之故所由來也使後世有王者作必欲盡廢一時之制而大復乎古非不美且善也然徒足以驚駭觀聽而實不足以為治何則勢之積漸使然也今之學者乃區區守其一隅之見輒以小篆正隸文以大篆正小篆予往往惑之度其詭異非遂返之科斗結繩之世其詭譎者必不止嗟乎此曲士之所尚而通儒之所不許也顧其間猶有不可不辨者蓋隸之視篆特小更其點畫爾其于周官保氏六書之法未嘗相盪也自晚近以來承謬襲絕不知造字之原委于是競行俗字而六書之法遂亡始則市井有之而繼則學士大夫亦然矣始則私家簿籍有之而繼則經典詩文以迄章奏牒移之屬亦然矣小學之教不明而因循苟且者眾舉凡儒林苑苑皆不免于漸染流俗宜乎曲學之士得奮其一隅之見以相詆訶也吾郡周子枚室博學而文慨然有憂之作考異一書發凡起例悉原許慎李陽冰徐鉉三子每字必加折衷先舉隸文為主然後求之

卷二十七

于篆而以俗字附焉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晰其是非至詳至細而亦未嘗有詭異之說故雖通儒不能難也韓退之謂凡為文詞宜畧識字若枚室之學豈非識字之尤者與不必盡廢隸文而所謂小學六書之教藉字可以復相講明其有功于同文之治非淺也予故序之以示學者考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靖字枚室吳縣人明吏部文選司郎中周順昌之曾孫也是書辨別篆隸同異用意與張有復古編相類其小異者有書以篆文為綱而附列隸字之正俗此則以隸字為綱於合六書者注曰隸不合六書者注曰俗於隸相通而篆則不相假借者注曰別字如隸之與好惡之好為一字而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說文分部五百四十四此則以隸字點畫多少為彖則分好惡二字之類 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讀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較易於檢大旨斟酌於古今之間盡斥鄙俚杜謬之文而亦不為怪僻難行之論其凡例有曰庖犧畫卦已開書契之宗降至小篆無慮幾變然許叔重以前雖有周鼓秦碑究無成書可據故鄭樵曰六書無傳惟藉說文此考以說文為主鐘鼎款識一概不錄又曰如桐苗等字止載說文而剛曲見於經史反覺簡易此考蓋取其簡不取其繁故去牛與艸是非悖謬說文實欲羽翼經史閱者可舉一以例百云云汪琬作是書序亦以泥古變古二者交讒而稱是書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詳至悉而未嘗有詭異之說其論允矣其書未有刊版此本為康熙丙辰長洲文倉所手錄篆文頗為工整迥非鈔胥所能驗其私印有小停雲字蓋文徵明之裔故筆法猶有家傳歟今錄存其書以著顏元孫去泰去甚之義俾從俗而戻古與從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均知所別擇焉

邵氏 緒廣 字學原流 見秦松齡蒼峴集 未見

秦松齡撰邵經農傳曰經農名緒廣無錫人性愛書授徒取入脩脯盡以易書晝夜校讎于六經子史及佛老之言莫不精研著有字學原流等書

卷二十七

四

施氏端教六書指南 見施閏章學餘堂文集 未見

施閏章謨施君墓志曰君諱端教字匪莪泗州人以明經起家爲宣城訓導累遷東城兵馬司指揮康熙甲寅卒于官著有六書指南

劉氏疑韻原表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凝初作文字韻原一編謂說文以形相次韻原以聲相從又以韻原限於篇幅其層次排列未免間斷而生生之序不見乃倣史記諸表之例從各字偏旁序其世系分其支派以濟韻原之窮然篆隸屢更變化不定必一一謂某生於某終未免失於穿鑿也

劉氏疑石鼓文定本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上卷爲石鼓音訓釋文下卷爲附錄古今文辨說及詩歌石鼓刻文且以殘闕搨本漸不可辨惟以摹本及釋文相傳釋文之中潘迪最著摹本之中薛尚功楊慎最著案宋金以前爭石鼓之時代斷斷不休元以來真僞論定矣而爭文字者又開而聚訟擬作此書既不以今日所存之三百三十餘字以考定其真又不詳列諸家之本以糾其異徒以楊慎僞本猶屬全文而據以爲主根本先謬又加以意爲增減彌起糾紛如第四鼓其寫上之吾字第五鼓需雨下之漶字爲各本所無莫知何以增入至於後卷辨說第一條卽載薛尚功云云而薛尚功跋語內亦無其文皆不可解又以石鼓之文強合於說文之籀體案趙師尹石鼓文考注所據說文與石鼓相同之字員辭皮樹西則旁中囿九字而已然旁字石鼓無之乃楊慎以壬鼓銜其用導用字妄改爲旁其餘諸字亦均有同異疑必欲附會其文亦鄭樵以秦權一二字之合定爲秦鼓之類矣

顧氏景星黃公字說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景星字黃公蘄州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其說自稱推本許慎而大抵以梅膺祚字彙廖文英正字通爲棄本仍以楷字分編如丑字从一象手有所執也而列之一部於六書之義未免有乖至於西域梵文尤自別爲一體儒書所載已改爲楷畫非其本真一概收載亦爲泛濫其注皆雜采諸書不由根柢所列各書唐說文蜀說文葛洪字苑何承天纂文呂靜韻集李啟聲韻呂忱字林陽休之夏侯該韻略孟昶書林韻會林罕字源等目不知何從見之又以李燾說文五音譜爲徐鉉以楊桓六書源流爲吳元滿以趙明誠金石錄爲歐陽修以張守節史記正義爲六書正義以司馬貞史記索隱爲六書索隱舛誤不一而足至於司馬光集韻解諸家目錄未著斯名米芾大宋五音正韻僅名見所著畫史中蓋欲爲之而未成亦非真有其書也

熊氏文登字辨 四庫全書目七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文登字于岸南昌人是書詳辨字音字義字形分爲十門一曰誤寫辨二曰誤讀辨三曰一字數音數義辨四曰宜寫古文奇文辨五曰宜讀經史真字辨六曰形相類字辨七曰聲相類字辨八曰形聲相類字辨九曰從今從古辨十曰楷篆異體辨皆從梅膺祚字彙分部大意在糾俗學之誤反之於古然不知古文亦不知古音遂至不古不今進退無據如謂回本作回不知篆文作回本一筆旋轉若變而五筆已非本義謂冊本作冊不知篆文作冊本象以韋貫簡僅縮其一畫彌失真形又如謂泝音降又音紅不知東江古本一音也謂彭音朋又音滂不知庚陽古亦一音也至謂逍遙必當作消搖伏羲必當作慮戲渤海必當作渤懈躊躇必當作憲著皆見一古字之省文遂謂凡書是字者無不當省見一古字之假借遂謂凡用是字者無不當借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殆愈辨而愈遠矣

傅氏世六書分類 四庫全書目十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世世字賓石歸德人其書分部一依梅膺祚字彙之例每字以小篆古文次於楷書之後古文之學漢魏後已久失傳後人所譯鐘鼎之文什九出於臆度確然可信者無幾况古器或出剝爛之餘或出偽作尤不足為依據謂之好古則可謂有當於古義則未然也

陳氏策篆文纂要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策自敘曰夫篆文字學之不可易者也迨更而隸再更而楷楷變為行書行書變為艸書迨相互減人趨簡易則旨趣皆失矣余幼讀書之暇喜習雕蟲賴周文仲先師提命稍知趣向自是游覽所至無不悉心予思圖章一事自古高人名士彪炳于簡冊者正是不少其間藉以共成不朽亦與有榮焉倘亥豕為訛偏旁湊字雖無損于翰墨亦為捉刀之羞流傳百世豈非全璧之暇余今校訂諸家篆書莫妙于會稽呂長孺鹽官沈秀納二先生正韻小篆叶者易檢但靡廢日深久不行世猶慮無存則難稽考余故終年矻矻殫力選集以正韻小篆為主加參古籀正譌印體千文取形象意鐘鼎碑誌遺文彙集小篆之下如白曬曬而目不辯者槩不收錄但字有別音悉皆考正俾後學洞然切宜各宗其一勿以倉卒自戾不無少補云康熙歲壬子春正月 仲誼敘曰選予侍先君子因得竊窺典籍旁涉羣書考索之暇亦是究論書法今陳子嘉謀有篆體之刻以予曾知書來相證焉予遂與陳子論篆法篆法之來甚遠自蝌蚪之見於鼎彝金石多象形而鮮文彩後世廢蝌蚪而易以大篆大篆在周宣王時為大史氏籀所創故名為籀書亦名史書迨至秦丞相斯改省其筆畫而為小篆之祖由斯以降漢有許慎魏有韋誕風流文彩猶足追古振今自漢魏至唐又有李陽冰一人焉篆蹟殊絕自謂蒼頡復生有謂陽冰之書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倍矣復有尚書郎京兆衛包者作倒薤書落筆不妄必左規右矩有影逸出塵之致

更有元度者太宗時待詔翰林論書最詳繩墨今古秩然無遺安得責以疎放縱逸譏以囿法大謬耶若元雅者固釋子之流既因隸而求篆又緣篆而作蝌蚪可謂知所本矣用心誠不謬也至宋而有益端獻王英宗第四子也在藩邸時畱心翰墨嘗効元度輩作篆籀十八體夏出眾體作八體法學者多宗之五代南唐時有江左徐鉉者能續陽冰篆法在江左日書猶未工至隨李煜歸宋見李斯嶧山字臨摹自謂冥契乃按求其舊所書字焚擲略盡又嘗校定許慎說文三十卷傳世焉閩人章友直者工玉箸字學篆石經於國子監當時稱之友直既以此書名世故其家人女子亦莫不知筆法咄咄逼人復寶之其在徐鉉之門亦猶游夏歟蓋由蝌蚪變而為大篆大篆變而為小篆為隸為八分再變而為章艸為艸書為正書為行書既改易殊體遂孳乳寢多篆籀幾失其傳然說者謂曆代能書名家不啻林列雖各體兼長苟不深心篆籀亦安能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而可許以能品也者篆書之學蓋若是乎其重哉今世類不師古雖在正書點畫之間妄加增損自詡生致而不自惜其杜撰之可譏也嘉謀素工石鼓業深心嗜古四方之來武林者咸過而問字焉尤慮篆籀之失其傳殫數十年之精力博搜廣采乃輯成篆文纂要全宗復佐以提綱彙選要覽諸種總為一編出而問世誠陽冰所謂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萬類幽至於鬼神之情狀細至於喜怒之慘舒莫不畢載者故繼陽冰諸人而起者舍嘉謀其誰與歸是知此書之必藏於中祕而與典籍羣書頡頏千古也已 四庫全書提要曰策字嘉謀錢唐人其書亦作韻分編每字下首列說文次大篆次鐘鼎文然不載所引書名注亦率略於字體無所辨證殆僅為鐫刻印章之用也

陳氏策篆體須知 一卷 附篆文 存

策自敘曰余習六書蓋亦有年自愧控制罔明臬旨偶檢篋中得四明王尹實先生指南一帙展

觀洞徹真後學之綱領也但季深蠹蝕其間尚有未備余今述其要言加參纂附注釋詳明如艸訣相似更名篆體須知併附提綱一卷悉遵正韻錄出以便稽考統付剞劂公諸同政祈正訛舛勿謂徒災梨棗則僕之幸也

終世男 纂字彙 四庫全書目十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世男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中官知縣其書本梅膺祚字彙各繫以篆文篆文所無之字則依楷書字畫以意造之不可以為典據也

汪氏 立名 鐘鼎字原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立名號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是編成於康熙丙申自序稱金石雖皆傳自三代而銘器與篆碑之文不容強同乃專采鐘鼎文依今韻編次為五卷其石刻之類於銘款者惟附錄石鼓文其他碑篆則皆不收然立名知鑄金刻石古文體制有殊而不知鐘鼎之中又有時代之分音釋之異與真偽之別三代固均為古文矣至秦權秦斤如駮字諸字皆字彙中之類已頗近小篆漢鑿漢壺如綏和壺之供字汾陰宮鼎之共字汾字首山宮鐘之年字併時參隸體一槩目為鐘鼎之文混淆殊甚又如歐陽修集古錄所載晉姜毛伯諸鼎楊南仲劉敞訓釋互異者不一而足既莫能考定是非嘯堂集古錄所載比干銅槃銘宋人顯斥其偽託亦不免併載且卷末列二合三合四合之字並不注出典尤無根據蓋僅以金石韻府為主而取博古考古諸圖參校之故不免瑕類耳

姜氏 日章 天然窮原 四庫全書目九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日章字且童如皋人是編成於康熙丁酉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又冠以首部曰字說綴以末部曰韻說詩易二叶日月二部為字書不以偏旁分部而以筆畫多寡分部自

一畫至四十八畫止水火木金四部為韻書併為天星風山官上地支郊階州波夫下十四韻每韻分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則古文奇字也自明以來字書莫陋於字彙正字通而日章遵以講字畫韻書莫乖於洪武正韻而日章執以分韻等收字之妄濫無稽莫甚於篇海而日章據以談奇字其餘偶有援引不過從此四書采出而已宜其不合於古義也

楊氏 錫觀 六書辨通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錫觀字容若無錫人是書大旨謂六書假借於義可通為變而不失其正其不可通者即不得不著辨以明之因分韻編次於每字之下各標出處并著本字之義而於其誤通者則一一辨正然古人假借多取音同不求義合若是書所載漢孟郁碑借舟為周亮廟碑云委曲舟亦借舟為是其例也而錫觀謂周借舟於義不通漢碑舟字當舟字之誤舛音周而偏也不知經典釋文鵠鵠之鵠與雕字通類篇五月鳴蜩之蜩一作蜩則周舟二字本通是其顯證鵠蜩非有周而之義豈亦得指為從旁耶又如家語望羊左傳注作望陽漢書歐陽漢碑則作歐羊之類近在耳目之前乃多失載亦未為賅備也

楊氏 錫觀 六書例解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首冠黃之雋篆學三書序蓋錫觀嘗作秦篆韻編正字啟蒙矩筭二書與此書為三也書凡六篇分論六書以鄭元注周禮六書以象形為首失制字之序改從許慎說文之次首以指事其論指事謂有籠統言之者有指其一點一畫言之者其論象形謂小篆日月作日已不知古文之作日又謂凡字之從舟旁者皆當改為月旁以象倉限其論形聲謂為因形而附聲不取周禮注諸聲之說併謂三百篇之韻皆不足據其論會意列字至三百之多至謂冥下从六乃取六為老陰名上从夕為陰晦之義其謂轉注則從許慎之說而廣之一為意可相

通老字轉爲耆壽之類一爲兩字相反如可轉爲叵正轉爲乏與半木爲片連水爲川之類一爲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如元轉爲仁仄轉爲丸之類其論假借極論隸書之非併經典通用之字如恭作共齋作齊而作如者皆斥爲乖謬大抵陽尊許慎說文而陰以魏校六書精蘊爲藍本故於制字之義多所未明其六書雜記論六書分界亦多強生辨別至八分書說一卷申歐陽修洪适之說以分爲隸而謂今之楷書爲分引據牽合亦失於考證也

成氏端人五經字學考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端人字友端陽城人此書分五經各一卷每字先以訓詁竝及形聲兼辨俗寫之誘然引據未能淹博考證亦未能精密如春秋隱公之彊字此爲公子彊名訓也而注曰從弓區聲音振又人名公子彊文公之頤字此爲楚成王名訓也而注曰從頁君聲徐曰頭大也又楚成王名此反以本義爲旁義也又如易坤卦馴字注曰音同旬字彙引徐邈讀作訓蛇足案徐邈之說出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出自字彙已不求其本至經師異讀自古竝存乃以爲蛇足更不確矣

劉氏臣敬六經字便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臣敬字恭邵江陰人是書載六經字體自一畫至二十九畫頗能辨正偏旁點畫又於諸字之轉音不轉音者分類釐訂亦易於省覽特所見古籍無多故舛誤時復不免如謂易亢龍之亢音剛非康去聲不知說文人頭之亢及角亢龍亢亢父固均音剛而亢龍之亢見於經典釋文者止苦浪切一讀又謂易觀卦之觀正韻附去聲爲非解卦之解正韻讀音蟹爲非然經典釋文載觀官喚反示也解音蟹緩也先儒授受於二卦各止一讀迄今未改正韻收之附音應爲近古臣敬皆以爲非是未考古之失也至謂陰疑於陽疑字不當轉擬考禮記前疑後丞或

作擬周官司服云大夫疑衰鄭元注云疑之言擬也又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師古註云疑讀爲擬則疑之轉爲擬顯有義例又謂社字不當有杜音考史記秦本紀蕩社明作蕩杜社杜字通蓋爲一音可知而以爲社無杜音尤誤蓋自漢以後經史各有專家卽各分音讀遞稟師傳不能偏廢臣敬以啟迪蒙穉難於博引繁徵固不妨止取一音其所不取則置之不論可矣概斥爲誤豈通方之論乎

顧氏柔謙六書考定 見常熟縣志 未見

魏坤謨顧耕石墓志曰先生諱柔謙字剛中常熟人生員後更名隱字耕石著補韻略六書考定諸書子祖禹

小學考卷二十八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二十

衛氏 執穀 字學同文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陝西通志曰執穀韓城監生 四庫全書提要曰執穀字子觀韓城人是書凡分十三目曰上類下類上下中類上下左右類上下左類上下右類上下左類上下右類左類右類左右類類各統部皆從古未有之例其中又多所謬誤如元在一部从一兀聲今入兀部彙在目部从目支在穴上今入文部南字本在米部从米羊聲今入十部壺字本為部首从壺从吉今入士部今字本在亼部从亼从丁今入人部吳字本在矢部从矢从口今入口部知於六書偏旁未之深講也

徐氏 咸清 資治文字 浙江通志書目 存

浙江通志傳曰徐咸清字仲山上虞人居嵇山應鄉舉有文名著小學一書取訓纂說文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小篇帖凡有繫于釋文者悉搜采以正字義合若干卷名曰資治文字康熙十七年以宏博薦歸里卒

李氏 京 字學正本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京字元伯高陽人是書凡例謂以小篆為正而正偏旁之 正者故名正本凡所根據多得之周伯琦六書正譌張有復古編如復古編崇字下注云別作崇俗不知漢郊祀志曰封密山又曰莽遂密淫鬼神祀又漢隸字原載韓良碑亦有密字未可云俗是書能引郊祀志以證其誤頗為近古又於周伯琦杜謚之說時為駁正亦間有可采然如東韻載字復古編謂隸

數種視機書所列不過百分之二機所見三百九種其存於今者不過景君孔和史晨韓勅孔謙孔宏魯峻鄭固孔宙蒼頡衡方張壽孔彪潘乾武榮王渙鄭季宣白石神君西狹頌郟閣頌二十餘種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餘種之外縱舊拓流傳亦斷壁零璣偶然一遇決不能如是之多藹吉何由得見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則所云不備之字始求之字原殆不足憑又每字下所引碑語亦多舛錯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誤去躬字宿字下引孔憲碑諾則不宿誤連上文如毛二字爲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婁句誤以爲後碑秦字下引華山碑改秦添祠句誤以爲韓勅碑此或讀碑時偶不及檢至通字下引唐扶頌通天之祐而唐扶頌實無此語蓋以隸釋所載受天之祐句與前行通天三統句適相齊而誤寫之是尤僅據隸釋未見原碑之一證洪适之書具在安得諱所自來乎即以原碑尙存者而論如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碑兩側字數較多文義尙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馳思歎叩師鏡而師字下引之誤截師鏡二字連下文顏氏二字爲句碑云更作二與朝車威熹而車字下引之誤以作二與朝車爲句碑云仁聞君風耀敬咏其德而聞字下引之誤以聞君風耀爲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長期蕩蕩於盛而長字下引之誤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誤連下文仁字爲句碑陰有陳國苦虞崇之文苦者縣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誤作陳國苦虞碑陰有雜陽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誤截去伯字又有蕃加進子高之文而進字下引之誤截去蕃字碑側有河南區師度徵漢賢之文其旁別有河南區師曷鄰通國一人顯然可證乃區字泐痕似厚字遂誤以爲厚又不知區偃通用復贅辨河南有偃師無厚師至於鄉字下引碑側題名金鄉師耀不知此乃碑陰小字後人所加非漢字亦非碑側又於率字下引碑陰魯孔方廣率不知碑文明是廣平惟明王雲鷲刊隸釋始誤爲廣率是併現存之碑亦僅沿襲舊刻未及詳考乃云

采據漢碑其亦誣矣惟其於婁機以後續出之碑盡爲摹入脩短肥瘠不失本真則實足補字原之闕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說文次第辨證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處亡者引某書云在某處具有引證以年代先後爲次條理頗爲秩然則較字原碑目爲詳核後附隸八分考筆法二篇采輯舊說亦均有碑後學與婁氏書相輔而行固亦不必盡以重儷譏也

萬氏經分隸偶存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胡德琳叙曰甬東萬氏始自定遠徙鄞世以武職顯往往以名諸生起爲大將至明末履安先生與黃黎洲諸人同學于山陰劉念臺以理學經術顯甬上自象山四大弟子而後儒風至今不墜者履安先生爲之振興也家學相承其子充宗季野兩先生一以經而兼史一以史而兼經天下知與不知皆謂甬上萬氏爲學海經神也然皆以隱逸高尚自命至九沙太史始爲玉堂金馬之客與兄貞一先生又以學問相切劘所刻辨志堂五經已流布宇內久爲科舉家所共習矣又以其餘緒工於漢隸雄視江南復思隸法之不傳也乃爲分隸偶存一書凡分隸之原流碑版之存逸用筆之工拙諸家之短長無不臚列而存之蓋取書斷書譜隸釋金石諸家合而爲一雖曰偶存實集其大成也初藏于家太史孫臨清州使君初刻之囑余爲序其書得以流布爲功不小然家藏先世著作極富如經學五書已重付剞劂氏問尙有季野先生河渠考石經考史表羣書疑辨諸書若能一旦盡以付梓正如商鼎周彝之重出於人間不亦天壤之快事哉余于使君有厚望也 陸耀叙曰翰墨之道雖微非精其術者不能言言亦不足以傳若蔡中郎之九勢鍾太傳之十二意至於今學士大夫不能增損一字蓋其用功也深故收效也遠固非稍涉其藩籬而輒能不朽者也至乃右軍之學筆法再傳季海之家擅名三葉一門師授奕世同光又古今不可必得之數其中隱顯絕續之機往往有默司其柄者非復人力所能與焉甬東九沙萬先生胚

胎家學於讀書攷古而外復單精於分隸之書余童年即嘗奉其零縑斷楮為家藏珍秘及來守濟南乃得與先生文孫幽初共事一方一日出先生所輯分隸偶存見示公餘披讀再三信先生之精於斯藝能薈萃成書以嘉惠後學無異中郎太傅之用心而幽初復能闡揚其事壽諸棗梨以公同好抑亦何愧王徐之子孫乎因念先君子昔日亦酷嗜作隸每得漢人一碑臨摹不數百偏不輟持論以光和為宗下此者弗尚也余不能仰繼先人餘業讀幽初所刻之書而益滋內愧且以歎立言傳信之難而世濟其美如先生之家者為不多見也爰為之序 施養浩叙曰余年未及弱冠嘗就雪邨程安學作漢人隸書即知仰止先生其時無受教地未敢瞻謁家素蓄曹全碑善本覺臨撫之下頗於真書有裨歲庚午金壇于司農視學浙水授余山東全省隸帖甲戌計偕京師得交濟南名士朱青靈授余學隸書歌頌以多好無成故步屢失後因移家京邸盡棄所藏金石之文茲來歷下值先生文孫山初以異能調首邑令季嗣近蓬亦在署近逢為余叔祖子淳公及門風騷翰墨克續家聲示余先生手輯分隸偶存一編余開卷極為心賞繙開甫終不禁廢書而歎久之緣編中所論書法雪邨安嘗為余言宛如先生之面命也所著漢魏碑考耐圃師嘗贈於余又不啻先生之留遺也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少之所慕今得恣觀時移事異感慨係之爰附私淑之義誌數語於編末先生弱息周夫人學窠手蹟余與雪舫遊得寓目其為余內子書大小幅素及扇頭細字藏於家 梁文泓跋曰九沙先生承都督公名儒之後世以理學經學顯而先生尤邃於經所輯辨志堂薄海內家家有之書學非甚有意若若隸書又書學中一節耳而世人特寶貴之求書者往往趾踵相接網素堆積几案閱數十年以為常既從事久凡目之所及心之所得舉而筆之雖未嘗有意勒成一書而沾句學者亦已多矣會屬余是正未幾家燼於火與先代所傳及他著一時俱盡是編其門徒程君雪汀所存別本也諒字願多將鑲版舉以示

余不克訂書數語歸之 萬福跋曰先太史紀年有云予素嗜字學尤篤於分隸春和手柔取古來論隸學及作隸人姓氏彙為一編附以臆說及漢唐碑刻題識語數十則名九沙分隸偶存亦夙習未亡也福幼侍先太史嘗聞訓季姊及寄伯兄書自敘年十三時見友人案頭曹全碑一冊假歸仿之及稍長游學入仕以迄歸田遍求古今名蹟臨摹規畫實有恆心以故興酣落筆揮灑自如是編成於雍正辛亥之春年七十有三矣閱十載庚申家罹祝融之厄所藏漢唐碑帖泊生平著述殆盡後於及門程君清標處得是編存彙不無魯魚痛先太史旋歸道山未克訂正福珍之篋苟有年頃來山左姪縣前章邱署中訪知邑人焦君迪曾嗜古善書丐其校訂縣前亟謀壽梓以公海肉福因備述顛末記之縣前為伯兄承天次子伯兄字石梁號訥庵雍正己酉拔貢前陽穀令卒於官能嗣先太史臨池之學季姊承保字季齋亦能以漢隸法作擘窠大字歸長沙進士周宜猷早歿福謹附書於後以俟當世博雅君子采輯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經字授一號九沙郵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隸書法次論漢唐分隸次論漢唐分隸異同次漢魏碑考下卷為古今分隸人名氏始於程邈終於明末馬如玉自鄭露以前皆引據諸書惟如玉不著載何書則經所自增矣集錄金石之書梁元帝所輯不可見歐趙以下方有論及分隸筆法者經所錄頗詳晰有門徑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有二十一種而考證剔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至云唐以後隸與八分各分為二隸即今楷書八分即古隸書以八分為隸趙明誠已譏之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并漢碑無不名八分以楷為正書正恐仍蹈歐陽之失其說亦明白可據也

錢氏 王炯 字學海珠 二卷見太倉州志 存
太倉州志曰錢王炯字青文嘉定人邑諸生著有字學海珠二卷 王炯自序曰子性專而嗜癖

弱不好弄奕局幾道樗蒲幾道非所知也志學之年初習舉子業兀兀窮年靡間寒暑當讀韓昌黎書謂爲文宜略識字心竊好之每以暇日涉獵載籍遇有疑難字味其音義者輒心焉識之年未三十卽以授徒餬口垂老無所遇有負笈問字者常滿戶外空空之知兩端必竭家資不能著書而一瓶假借過目思其卽忘凡奇文難字爲古今字書所未收者疏諸別紙以待訪問錄積寸累日以草多今暮齒已及視聽都廢乃取向所掌錄汰其重複類而次之分爲六門曰方俗常用曰碑刻別體曰避諱減筆曰傳刻譌謬曰翻譯識別曰試卷編號匪曰貪多炫博或賢於無所用心而已夫文字之與古矣說文所舉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卽宣聖正名之學凡不合於說文者卽爲俗字然而呂忱葛洪之所加孫強孫緬之所益孫休梁四公唐武后劉襲穆天子傳僧行均所傳後人未嘗不兼收而益存之予所采錄雖形聲譌變無當於蒼雅之舊要皆正史所收章奏所用刊於碑碣播於梨棗可以備掌故可以資博聞者若夫邨俗猥褻怪誕之文大雅所弗道愚亦未敢以汗簡牘也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九十一老人序

程明遠序曰清文啟蒙 四卷 存

萬光泰轉注緒言 二卷 存

程明遠序曰清文啟蒙乃吾友壽平先生著述以課家塾者也其所注漢語雖甚淺近然開蒙循序由淺入深行遠自邇之意寓焉啟迪之初非此曉暢之文亦難領會誠切學之初筏入門之捷徑也予嘗目睹先生以此課蒙而稍能頓悟者學不匝月卽能書誦且音韻筆畫莫不明切端楷一讀不致錯誤大有正本清源之義更見功效捷速之妙久欲請稿刊刻以爲初學津梁而先生不許曰此本庭訓小子設法而作所著皆係俚言鄙語粗俗不文付之梨棗不無貽誚乎予力請再三始獲校梓其於初學之士大有裨益云雍正庚戌孟春作

萬光泰轉注辨曰轉注之說許氏無明文其言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夫概曰類則事形聲意類各不同類不同則所謂同意者亦隨類而異于是爲形轉之說者賈公彥曰文意相受左右相注而戴侗周伯琦諸人皆從之爲聲轉之說者張有曰展轉其聲注釋他字而趙古則王應電諸人皆從之爲意轉之說者徐鍇曰偏旁加訓博喻近譬而鄭樵趙宦光諸人皆從之羹沸蝸鳴迄無定論余謂天地之化自無至有自少至多皆有樞機運乎其際其可見者著于文字文字之原始于一點即字無音說引而申觸類而長則百變而不窮諸說中惟戴周之說稍近然亦未見其眞也或曰何以明諸家之未當也曰我以考老二字定之也令善之令轉爲使令之令平聲長短之長轉爲長幼之長說文明屬之假借矣今必屬之轉注是顯與說文背也又考之苦浩切別無轉音老之盧皓切別無轉韻卽或有之亦屬隱僻而謂說文以此爲轉注準乎是聲轉之說有未當也役他爲諧聲役己爲轉注其說起自夾漈原其意似謂以義爲主而以音相足者謂之役他謂之諧聲如江河等字以水爲主以音爲主而以義相轉者爲之役己謂之轉注如重爲羊爲鐘是也以六書中諧聲兼會意諸字盡如轉注其說矯強故未暇論卽以其說稽之說文于丐字下曰气欲舒出与上礙于一考字下曰老也从老省与聲是考之爲義絕無气出上礙之義而以与爲主以老相轉可乎不可也說文長箋所載轉注俱從此論而合与于考曰与象气難出老人哽噎其气似之牽合附會遂其謬見如是而可鑿天下之字何不可鑿乎且夫考老二字自當各相爲證上之與下日之與月江之與河武之與信令之與長偏舉一字亦可以識其爲事爲形爲聲爲意爲假借若如鄭趙之言則老字竟爲考之附疣與上下日月等字平舉者不合論其次序亦當曰老考不當稱考老矣是意轉之說亦未當也曰然則戴周之說果與說文合乎曰亦非也六書故所稱指反欠爲元反子爲去之類今觀考老二字老之上從毛反毛爲尾之半其

下從匕反匕為人與考無涉考之上從老老無反形其下從丂反丂為已音與老亦無涉而戴周僅以此說當轉注之全無怪乎其見譏後世也曰子以戴周為未當又何以戴周為近也曰天下之理縱橫盡之矣一轉為萬萬轉為一縱轉也一止于一而一之變化前後左右復不止于一橫轉也人之為字增而為从為承減而為ノ為人其轉盡矣而人之類不盡于是反而為匕到而為匕卧而為尸屈而為儿拳而為夕匕相並而為比匕相背而為北人匕相及而為化尸匕相止而為尼或離或合各有原委則戴周之說固轉注之一而不可盡廢也曰然則考老二字果何取也曰考老皆从毛是建類一首皆以老為義是同意相受也由ノ成彡由彡成毛由毛成考老是固余一轉為萬之說也曰然則考何以別于諧聲老何以別于會意也曰六書四為體二為用體不可離乎用用不可離乎體昔之論轉注者俱欲于事形聲意外別立一體故其說多謬不知轉注之意即隨事形聲意而具說文恐人誤以考專屬諧聲故錯舉老以足考之下恐人誤以老專屬會意故錯舉考以加老之上苟以余言為不信則假借諸字亦將求諸事形聲意外乎吾知其必不能矣曰子之論轉也明矣備矣注之義可得聞歟曰是亦轉也詩曰挹彼注茲是其義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每二字一體一用轉注假借二字皆用彼以轉注為轉者亦鑿也

戴氏震六書論 三卷 存

震自序曰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論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修古文絕於羸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蓋百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歧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

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重說文解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倫本始謂諧聲最為淺末者後唐徐鉉之疏也以指事為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不可指則會其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為轉注者起於最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為互訓失其傳且二十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既違謬日滋故考自漢以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為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茲將有取乎此也時乾隆乙丑孟冬

畢氏沅文字辨證 五卷 存

沅自序曰作是書有五例一曰正皆說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筆跡稍省于說文解字香之為香鶻之為鶻是也三曰通變易其文而不鑿于說文解字殊之為秋鶻是也又孰不能符于籀篆不得不從隸楷所行舛之為齊壺是也四曰別經典之字為說文解字所無者也然紉詭別而有據籀韻別而難依是亦有例焉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聞或乖聲義鄉壁虛造不可知者是也粵若叶古造字之初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日月上下武信江河其事實錄其原則一于是周官則保氏教之漢令則尉律課之然自八體肇興乳生燕穢世五篇故多殊觀十三冊式增逸體聯編詭異識者諄焉至於俗常譚識後別釋馬頭人黃頭人証人滋辰十日卜十一口論十始乖全非則止句屈中半得則去衣負告不審則橫目田斗獨異則神虫巧言余既有田車偏無軸成皋有白人羊之印大亨有二月了之謹更可晒者昱月為翌修尾為脩端變剖形剝成刺體蔡中郎不識色絲隋文帝罔稽裂肉或因仍而改或卓見而離蓋舉一以概餘勿兼該而爭辨矣至於經籍之文異傳異寫假借之指不明偏芻之義遂晦飛禽安鳥水族

著魚蟲屬虫旁草類艸上行乃用是語即從言重之則璫與為璫惡之則檢允為猗更有離邊置
禹蔽下加筋涵支于文淵尤于亢魚燕馬為鳥焉照黑誰問分壹覃粟粟要惡惡覆難求西合
胃胃莫柝挾挾不殊種種酢醋之互乳鞠鞠雁雁之相縣如此之類雖非馬豕之譌或致充歲之
謬是貴于攷之詳而審之諦也余究思典籍求蹟籀斯每慨艸木篇多變舊文詁訓書積生詭字
若不折衷兩闕易繇探本彼倉故從五百廿部窮九千餘言徧討別指以示專歸其義取之魏江
式齊顏之推其文則較之唐陸德明頤元孫張參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張有諸家為正矣然元孫
自謂能參校是非較量同異立俗通正三例定字而舛失偏多如以藝菽間間楔稜為上俗下正
而不知下正亦為俗字潔潔樂稍棹楫為上通下正而不知下正皆非正字虫蟲音鄙為上俗下正
正而不知虫音皆為正禴禴貽貽神冲効効為並正而不知禴貽神効本非正字塗途為並正而
不知皆為俗字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本無數典之長斯眩觀文之目無怪其率由多愆也矣張有
則以宋徐鉉刊定說文解字為真本凡徐所參入及新附字概指為許書如携股貓鞞驛醒砧瑛
櫛禰繳臉機槩盍蚘巧坳顛珩玦為許之所無並云正體且謂鞞為鞞別線為鞞別憚為鞞別芋
為受別藐為藐別卷為券別而不知六文皆有兩家專以匡俗成編猶有此病他可勿問焉余少
居鄉里長歷大都凡遇通儒皆徵碩學初識故元味惠徵君棟得悉其世業繼與今嘉定錢詹事
大昕故休寧戴編修震交過從緒論輒以眾文多誣糾辨為先既能審厥時謬必當緝其經詣門
生嘉定錢明經玷向稱追吳江處士聲能作通證書欲以經典異文盡歸許君定字是猶余之志
夫處鮑居蘭薰猶易剖生麻入緇形色弗蒙若使岐多路政則靡所適從諒彼歸異出同則自逢
至要爰因暇景既竭愚才日省月記殺青斯竟舉綱舉目願無背于往制去甚事始契于宿
懷引之能伸用亦無爽如云未盡殆其謂之或有暗陳亦無隱焉乾隆昭陽直安歲九月望日

畢氏沉音同義異辨一卷 存

沉白叙曰既作辨正書每念經典之文多通假借之道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數義之用皆
緣隸寫轉譌避嫌文而趨便易所成說文解字所有其音同其義異者據形著訓離而不遞分觀
並舉式鏡攷資因另為一編附于辨正之後庶不借邵陵之信云爾

袁氏日省選集漢印分韻 五卷 存

謝景卿叙曰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漢時有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篆固別為一體屈曲
填密取糾繆之義與隸相通不盡與說文合要其損益變化具有精意不可磨滅章法配合渾穆
天成不可思議嗜古之士往往寶焉宋宣和始作印譜元明諸家技羅益富而所譜皆官私印叙
列未及遂字類聚排纂間摹形侶或不悉依原印大小長短俾得備參稽也宋君芝山携袁子三
先生選集漢印分韻手彙嘆未曾有暇日悉為釐訂香山劉子南隅力任剞劂夫繆篆出自漢人
固與碑文款識并承不朽是書點畫形模悉仍本來因流溯原觀其會通不特為鑄摹家所取資
亦以補南閣祭酒之闕也

按六書之學今多習焉不察惟摹印者用之秦釐八體五曰繆篆繆篆即所以摹印也古
文二篆繁簡不同結構皆圓象列宜循印體易圓而方屈曲周密有綢繆之象故曰繆篆
近曲阜桂君馥深于篆學尤工摹印嘗博采秦漢官私印為繆篆分韻五卷秀水盛百二
叙曰六書之學失傳已久幸有摹印一家尚存饒羊然滄溟代降師心自用壞前人之矩
矱漸遠而漸失其真西漢末大司空甄豐等定為六書其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至光武
時據馬伏波之論一邑令丞之印文已不勝其舛後人或更以古文科斗大小二篆雜而
施之更無論矣吾友桂子未谷精於小學方博攷諸書作說文解字學為功甚鉅其書先

成者則有繆篆分韻蓋取漢銅印編成以補繆篆之缺字字典確與金石韻府之類雜而不倫者相去遠矣又海寧陳鱣跋曰漢人摹印雜參隸法其尤異者若泉旁加水國內从王不獨皋爲四下之羊伏作外向之大也然存此一體亦見六書之流變要當與籀篆分別觀焉桂未谷廣文創爲是書有年矣收羅極其博攷據極其精今開彫京師余爲補摹篆文而校正之因書其略按作篆韻者有王楚辭尙功之鐘鼎篆韻徐鍇之說文篆韻譜李燾之五音韻譜聊蒼紫宙有錄無書夏竦古文四聲韻真偽雜出他如金石韻府正韻篆六書通篆文纂要之類更雜而不倫而繆篆絕少專本是書博采古印目驗手摹復依廣韻次第類聚而詳攷之其有功于篆刻不小矣

江氏聲六書說 一篇 存

俞瀚跋曰竊惟文字肇興于倉頡而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然則六書由來舊矣許叔重言六書推本周官者以六書之見于載籍無先周官也周有史籀十五篇秦時李斯等文字多取則焉而篆體頗異自名秦篆天下凡有不合秦篆者斯奏罷之文字從此一變而譌舛日滋叔重生于東漢能溯造字之本指作說文解字析其字而解之比其文而說之而六書之誼備于是矣余幼時曾留意于此及遨遊三十餘年而未遇同志今老矣僑寓虎阜行同方外語言文字彊半皆忘不意江君叔濠辱不鄙棄時來下問一日出所著六書說一篇示余反覆展讀不忍釋手叔濠乃好古士也卓然特立學究古今動與世違而不顧甘于處貧而不知究心六書發其悒趨者爲是說讀書貴識字字明而理亦明今之識字者誰乎余竊喜有所遇姑將幼時所知遺忘而未盡者舉而告之

按聲字叔濠一字良庭吳縣布衣惠徵君棟再傳弟子遂于經訓著尙書集注音疏尤精

三十五

小學生平未嘗作行楷書故其篆法入古嘉慶元年以孝廉方正徵被六品冠服年八十卒

小學考卷二十八終

小學考卷二十九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聲韻一

李氏登聲類 隋志十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魏左校令李登撰 又潘徽傳曰李登聲類始判清濁纔分宮商 封演聞見記
曰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今本聲類 一卷 存

阮元書聲類拾存後曰李登聲類以五聲命字尚無四聲之謬說今時言韻者考論古聲于去入
二聲終多疑惑使李氏部分尚存其去入二聲分平上必有確足據者海寧陳君鱣嘗著聲系一
書因部分未定故編輯此書姑依廣韻至考證聲音文字訓詁乃專門名家罕有匹也 陳鱣敘
錄曰魏左校令李登撰聲類十卷隋書經籍志載其目唐以後失傳鱣從羣書所引采集得二百
一十餘條因元本部分不可考見姑依陸法言書次第錄為一卷且為之敘曰小學本輔羣經古
之字書惟賴說文解字僅存然考論古聲終多疑惑聲類者其訓詁既有補說文之遺其音讀又
足以正唐韻之謬則今日于亡逸之餘為之網羅拾遺其可緩乎哉說文解字字云大葉實根駭
人故謂之芋聲類云芋大葉著根之菜見之驚人故曰芋大者謂之蹲鴟甚可蒸食也義本說文
而訓較詳說文云蒂瓜當也聲類易之曰果鼻其義益精而玉篇則以為草木綴實說近迂矣說
文以噓為吹以吹為噓聲類云出氣緩曰噓出氣急曰吹不有此訓何所分別哉說文云吃言蹇
難也一切經陀羅尼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蹇吃聲類云吃重言也其于期期艾艾
之狀又何肖合也說文云簾堂簾也學者未得其解聲類云簾戶蔽也然後知釋名所謂簾廉也

自障蔽為廉耻其說于是不孤矣坊字不見說文古蓋作墜或用方然以坊名屋今所在有之論者止知字林有坊別屋之訓而不知聲類已先之矣說文之解軒字也但云曲輈藩車聲類云軒安車也按古者婦人不立乘其餘皆立大夫七十而致仕適四方乘安車安車不立得此安車一解乃知左傳所云歸夫人魚軒乃服冕乘軒為不立乘信而有徵矣此訓詰之可據者也漢儒說經皆云讀若某自孫炎變讀若之例而反音與李與孫同時故聲類多用反音觀其音營為呼宏切此字說文从言熒省聲玉篇余瓊切今南人讀熒火為寅即玉篇之余瓊切北人讀若兄即聲類之呼宏切唐韻但知依附玉篇音余傾切此其所蔽也聲類借子夜切玉篇同借即說文諧重文讀若竿唐韻壯革切按竿本从乍得聲則固宜讀子夜切矣貫說文从貝世聲玉篇時夜切唐韻神夜切于聲不諧顏師古漢書注云貫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音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自師古審辨後奈何朱翱音說文尚沿玉篇唐韻之謬讀為時卸反哉此音讀之可據者也是書以五聲命字封演聞見記云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較說文增多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故說文本一哂字而此別出吼吽响三字皆訓為嗥說文本一挺字而此別出挺字蓋佛書盛行偽體雜見或後人轉寫失真如一切經般若燈論音義引聲類云篋篋也僧祇律音義又引云篋篋也按說文篋篋也篋折竹篋也知作篋者即篋今莊氏所刻本盡改為篋是其證矣今於其異乎說文者詳加考據標以正文至所集雖不及元書五十分之一然吉光片羽要可珍重因與埤倉並錄之以存漢魏音訓絕學

無名氏韻集 隋志十卷 佚
呂氏靜韻集 隋志六卷 佚

隋志曰晉復安令呂靜謨 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呂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顏之推家訓勉學篇曰吾嘗從齊主自并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邨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藻乃知獵閭是舊穢餘聚亢仇舊是饒仇亭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謨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 又音辭篇曰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不可依信

今本韻集 一卷 存

陳鱣敘錄曰隋書經籍志韻集十卷又六卷晉復安令呂靜謨江式上表則云靜放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按所稱卷各不同既以五音命篇當以五卷為是或并錄目為六卷與至十卷者恐別是一書隋志又有韻集八卷注段宏知當時作韻集者不止一人也呂靜書今已不傳其部次不可考惟顏氏家訓音辭篇指其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段君若膺云今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法言切韻顏之推同誤然則顏氏所執略同今廣韻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為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別為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為一韻宏登為一韻故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韻集為奇別為二韻益石別為二韻故曰分作四章皆與顏說不合故以為不可依信今按宏登為一韻與古韻合此韻集之勝於顏陸輩也鱣按韻集以五音命字尚無所謂四聲者陸氏以當日之韻繩之宜乎不相合矣又引云懸音丑巷反按漢書高帝紀云王陵可然少懸師古曰懸古音下紺玉篇作補達切非矣又引云懸音丑巷反按漢書高帝紀云王陵可然少懸師古曰懸古音下紺反今音竹巷反竹巷與丑巷相近乃唐韻作陟降切異矣又引云菸乙餘反今關西言菸山東言

焉焉音於言反江南亦言痿痿又作萎於爲反於邑無色也按說文菸鬱也从艸於聲一日痿也
正與此合可以補方言之未備它如顏氏家訓勉學篇所引穢餘聚履欲亭及一切經音義引咀
噓語不正也欸作噉噉音加沙之類皆魏晉閒俗字大約與其兄字林之書相襍裏也鱸從羣
書采獲錄成一編次之聲類之後存雖無多聊資考鑒焉

段氏宏韻集 隋志八卷 佚

李氏榮修續音韻決疑 隋志十四卷 佚

顏之推家訓音辭篇曰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 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
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
不同呼此爲知音矣

按李榮字季節北齊書邢邵傳曰邵有書正多而不甚校讐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
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
子才曰世閒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李氏榮音譜 隋志四卷 佚

按陸法言切韻敘稱李季節音譜卽此書

王氏延文字音 隋志七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晉蕩昌令王延謨

無名氏文章音韻 七錄 佚

王氏諒五音韻 七錄五卷 佚

釋韻英 隋志三卷 佚

無名氏字書音同異 隋志一卷 佚

無名氏敘同音義 隋志三卷 佚

無名氏雜字音 隋志一卷 佚

無名氏借音字 隋志一卷 佚

無名氏音書考原 隋志一卷 佚

周氏研聲韻 隋志四十一卷 佚

按陸法言切韻敘稱周思言音韻思言疑卽研之字

周氏彥倫四聲切韻 見南史 佚

南史周彥倫傳曰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頴七世孫也少爲族祖朗所知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
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彥倫書元圃茅齋壁園子祭酒何允以倒薤書求就彥
倫換之彥倫笑答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
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沈氏約四聲 隋志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梁太子少傅沈約撰 梁書沈約傳曰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
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高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
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齊書陸厥與沈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
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尙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
或暗與理會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商相變低昂舛節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

代眾賢似不觀聞此處而云此祕未親近于誣乎按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情謬于元黃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元黃于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親茲論爲何所指耶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謬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人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著賦彌日不厭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沈約答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于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親者也以此而推則

知前世文士使未悟此處所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衡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陸厥與沈約問聲韻書曰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爽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至齊永明末盛爲文章厥與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諷高厲賞子建甫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親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皆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約答之然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王觀國學林曰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較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融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

踰往時沈約傳曰約誤四聲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
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觀國按四聲切韻始自齊梁雖
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於聲調氣格卑弱聞有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
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然則約自謂窮其妙旨而反致矛盾何耶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時傷
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
則理致頗深實難遽曉隋唐以來始有律詩調格婉和殆如樂律愈于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尙
襲江左之風彫蕞磔裂殊乏純古之風韓愈學古文以救文敝而不能不變故唐末五代之際文
氣彌弱也雖總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卽音切而知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爲諸而已切爲耳
如是切爲爾何不切爲盍不可切爲叵此卽音切而知其字之義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切
爲呼者突鸞爲團屈陸爲曲鶻崙爲渾鶻盧爲壺或驟爲太咳洛爲殼凡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
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又曰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
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元護爲雙聲磔磔爲疊韻觀國按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
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
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韻而又同音也元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
同韻故謂之雙聲磔磔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啞嚨霹靂
皆雙聲也若侏儒瞳眈崢嶸崑崙崑崙崑崙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
韻又曰麗別靈歷是雙聲別歷歷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
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也觀國案村字是唇音草
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

通履清侵簪通履皆疊韻也觀國按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通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
音字而通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觀國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鞦韆
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鞦韆格磔乃疊韻也

王氏賦四聲論 南史 佚

南史陸厥傳曰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于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
屬文後還俗

張氏諫四聲韻林 隋志二十八卷 佚

劉氏善經四聲指歸 隋志一卷 佚

隋書文學傳曰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四聲指歸一卷行
于世

夏侯氏詠四聲韻略 隋志十三卷 佚

李涪刊誤曰梁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

按陸法言切韻敘稱夏侯該韻略該字疑卽詠之誤

楊氏休之韻略 隋志一卷 佚

北齊書列傳曰楊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勤學愛文藻魏孝昌中邢果作亂一時遇害
諸楊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
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
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于世

按陸法言切韻敘亦稱楊休之韻略

杜氏臺卿韻略 見陸法言切韻序 佚

無名氏羣玉韻典 隋志五卷 佚

無名氏纂韻鈔 隋志十卷 佚

潘氏微韻纂 三十卷見隋書 佚

隋書文學傳曰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造廣集字書名為韻纂 微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箴授河龜威出洛綠縹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卸甲示於宦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鐘鼎春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采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素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道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蕘築館招賢攀枝仁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邱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於時歲次鴉火月躔夷則駉駕務隙靈光慧靜前臨竹沼卻倚桂巖泉石瑩仁習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眾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切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

韻集始判清濁纒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為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循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為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為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部序微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江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諗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陸氏法言切韻 通志五卷 佚

法言自序曰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尚詣法言門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魚語居切虞遇俱切共為一韻先蘇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溝切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楊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摛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於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閒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絕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絕交之旨遂取諸書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為切韻五卷剖析毫釐分別黍累何煩泣玉未得縣金藏之名山昔怪馬遷之言大持以蓋醬今歎揚雄之口吃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羣賢遺意寧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戶庭于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 李涪刊誤曰自周隋已降師資道廢既號傳授遂憑精音切韻始

於後魏校書令李登撰聲類十卷梁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言采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舍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已後乃為要切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且國家誠未得術又於聲律求人一何乖濶然有司以一詩一賦而定否臧音匪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為行于當代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為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眾為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又恨怨之恨則在去聲很戾之很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恐字恨字俱去聲今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為有知之所笑乎又尚書曰嘉謀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詩曰載沉載浮法言曰載沉載浮伏子反夫吳民之言如病瘡風而喋每啟其口則語戾嗚咽隨筆作聲下筆竟不自悟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稟氣特正予嘗以其音證之必大哂而異焉且國風杖杜篇云有杖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東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則不切聲律足為驗矣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詩頌以聲韻流靡貴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韻足以詠歌如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重輕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其間乖舛既多載述難盡申之後序尚愧周詳沈括夢溪筆談曰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可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

一〇二一

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頭天田年邦膝麗雁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幫字橫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剛角之清臧微縱調之為四等幫濁滂茫是也幫宮之清濁滂宮之次清剛臧央是也當商之清之清央羽之清幫濁滂茫是也幫宮之清平濁宮清之上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殺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微音第一等聲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音第三等聲又有可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筆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駁師法多門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舌齒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餅字淨金反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左那囉拖婆茶沙囉哆也瑟吒合迦婆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合法義合婆多合壤曷囉多合婆上車婆麼合訶婆合維伽聲合吒拏婆頗合娑迦合也娑合室左合佉陀合為法不同各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王應麟玉海日隋仁壽元年辛酉陸法言為切韻五卷

七

訥言序曰此製酌古沿今無以加也然古傳之已久多失本原差之一畫詎惟千里見矣從肉莫究厥由輒意形聲固當從夕及其晤矣彼乃乖斯若靡焉他皆倣此頃佩經之隙沐雨之餘楷其紕繆疇茲得失銀鈞創闢晉豕成羣盪櫛行披魯魚盈貫博徵金篆遐沂石渠略題會意之辭仍記所由之典亦有一文兩體不復備陳數字同歸惟其擇善勿謂有增有減便慮不同一點一畫咸資別據其有類雜並為訓解傳之不謬庶埒箋云於時歲次丁丑大唐儀鳳二年

孫氏 唐韻 通志五卷 佚

恒自序曰蓋聞文字聿興音韻乃作蒼頡爾雅為首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韻集韻略述作頌眾得失互分惟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隨珠尚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我國家偃武修文大崇儒術置集賢之院召才學之流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上行下效比屋可封輒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為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字體從木從才者彳著亻施殳施支安介安禾並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憑據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按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說文玉篇石經聲韻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己未創置迄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等夫輿誦流汗交集愧以上陳天心又有元青子志成子者則汝陽侯榮之曾孫卓尔好古博通內外通祿岩嶺吐納自然抗志鈴鍵棲神梵宇淡泊無事希夷絕塵倏忽風雲靈敏怡懌考窮史籍廣覽羣書欲令清濁昭然學之上有終日而忘食有連宵而不寐按搜神記精怪圖山海經博物志四夷傳大荒經南越志西域記西

壑傳漢纂藥論證俗方言御覽字府及九經三史諸子中遺漏要字訓義解釋多有不載必具言之子細研窮究其巢穴澄疑微思鄭重詳悉輕重斯分不令恩綵緘之金篋珍之寶之而已哉靈辭阻險敢不躬談一訴愚心克諧雅況依次編記而不別番其一字數訓則執優而口之劣而副之其有或假不失元本以四聲尋譯冀覽者去疑宿滯者豁如也又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作而次之有可紐不可行之及古體有依約之並采以為證庶無壅而昭其馮起終五年精成一部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象隸石經勒存正體幸不譏繁于時歲次辛卯天寶十載也又論曰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耳或人不達文性便格於五音為足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閒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為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目則今韻部繁碎徒拘桎于文辭耳 邱光庭兼明書曰孫愐唐韻引風俗通云邱氏魯左邱明之後也明曰邱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邱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邱明姓左名邱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邱弱則左氏為傳之時已有邱氏其非邱明之後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疏也 王應麟玉海曰唐天寶十載辛卯孫愐唐韻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象隸石經勒成正體 魏了翁後序曰韻略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吟略也韻字從音從員略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聲茲其大端矣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之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為韻者既不載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書別出移攬二字為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

然則今韻從陸本疑此本為是今韻則升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字叶今男字叶音
徵字叶禎欠字叶兵疑今書為是今書又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閒古語白為
簿宅為度曷為鵠石為勺錫緝與職德聲為最近蓋創始者多濶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為學
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本於巴州使君王清不相傳以為吳彩鸞所書無疑其音
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始就其閒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
愐敘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為正

釋神琪反紐圖 一卷 在玉篇 卷末 存

神琪自序曰夫文物之圖假以書詩七步之才五音為首聿與文字反切為初一字有訛餘音皆
失四聲之體與天地而齊生宮商角徵羽之音與五嶽而同起且天地生於混沌不同混沌之初
君子生於嬰兒豈與嬰兒同類夫與反字先須紐弄為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
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碎尋難見唐又有陽靈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與文
約義詞理稍繁淺劣之徒尋求難顯猶如匕匕久之字寫人會有改張紐字若不列圖不肖再
傳皆失今此列圖曉示義理易彰為於韻切之樞機亦是詩人之鈐鍵也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
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傍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傍
正之目自此而分清濁也故列五箇圓圖者即是五音之圖每圖皆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注
說之又列二箇方圖者即是九弄之圖圖中取一字為頭橫列為圖首目題傍正之文以別之
唐寅文集曰神琪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其於音聲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
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復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翻字公
徒丁頭東丁頭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翻皆可翻切 戴震書

· 〇 〇 〇

後曰朱元己來為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琪蓋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感於
釋氏一二謬劣之徒眠誕誣欺據其言以為言也今琪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為序曰昔梁沈約初
立紐字之圖然則琪所為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琪為北魏時人始傳西域
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於休文為中土之有反切韻學
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貴竊取而學之既得則相欺相誕以造為西域之說
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琪序內併及元和
韻譜自齊承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間三百二十三載琪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於四三百
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琪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
十六字相與齟齬王伯厚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琪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琪自
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以附五篇末非琪之為故列之琪反紐圖前不題
作者姓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剌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
以孃床幫滂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於守溫在琪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
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
漢時崇治經藝鄭康成氏尤為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之推家
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始立反語崇文目序曰孫炎始作字音於是
音韻之學王伯厚曰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為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
溯原叔然也逮乎宋末則謂出神琪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溫之字母
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小學考卷二十九終

小學考卷三十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聲韻二

蕭氏 鈞韻旨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書蕭瑀傳曰瑀兄子 鈞 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終太子率更令兼集賢館學士所撰韻旨二十卷行于代

武氏 元之韻銓 唐志十五卷 佚

唐書經籍志曰天寶十四載撰集賢院寫付諸道採訪使傳布天下 唐會要曰天寶十四年四月內出御撰韻英五卷付集賢院繕寫行用 集賢注記曰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為五卷舊韻四百二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廣開文路兼通用韻以示宰臣等上表陳賀付諸道令諸郡傳寫

陳氏 廷堅韻英 十卷見玉海 佚

南部新書曰天寶時陳廷堅撰韻英十卷

顏氏 真卿韻海鏡原 唐志三百六十卷 崇文總目十六卷 佚

唐書顏真卿傳曰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畱知省事更封魯郡公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楊綰薦之擢刑部尚

書進吏部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遣真卿往論逼使上疏不從張伯儀敗乃拘真卿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遂縊殺之年七十六贈司徒諡文忠又蕭穎士傳曰穎士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唐會要曰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顏真卿謚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表獻之詔付集賢院王應麟玉海曰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原昭之如鏡

按韻海鏡原崇文目厘存十六卷知亡佚已多通志作鑑原避翼祖諱也是書為後人韻府之濫觴本無關小學以自來著錄皆列小學中姑仍其舊後此韻府羣玉之類皆不入焉

陸氏慈切韻 見董南一切韻指掌序 佚

李氏舟切韻 唐志十卷 佚

釋晉敬辨禮補修加字切韻 唐志五卷 佚

張氏參唐廣韻 通志五卷 佚

無名氏唐切韻 通志五卷 佚

李氏邕唐韻要略 通志一卷 佚

唐書文苑傳曰李邕字孝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為文選注講授諸生四遠至傳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編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隱映了

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

監

彭氏翬重修唐韻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唐彭翬東瞻宜春人好學不仕以處士稱著有重修唐韻

高氏測韻對 唐志十卷 佚

王應麟玉海曰高測韻對十卷輯諸書為千韻以便童習

按韻對唐志列於子部類書類然據玉海云輯為千韻以便童習應歸之小學後倣此

陳氏鄂四庫韻對 通志二十八卷 佚

王應麟玉海曰乾德四年正月陳鄂上四庫韻對詔續編天禧五年六月乙巳鄂之孫僧溥上鄂

所作九十八卷

范氏鎮國朝韻對 通志三卷 通考八卷 不著撰人 佚

郭氏遂音訣 通志八卷 佚

按龍龕手鑑嘗引郭說

句氏中正有聲無字 一卷見宋史 佚

宋史文苑傳曰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中正精于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

句氏中正等雍熙廣韻 通志一百卷 佚

王應麟玉海曰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丁亥詔太子中舍陳鄂等五人同詳定玉篇切韻志云雅宗於便殿召直史館句中正訪字學令集凡有聲無文者翌日中正上其書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當附其末因命中正及吳鉉楊文舉等考古今同異究篆隸根原補缺刊謬為新定雍熙廣韻一百卷端拱二年六月丁丑上之詔付史館

陳氏彭年等重修廣韻 通志五卷 存

景德敕牒曰大宋重修廣韻一部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準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敕四聲成文六書垂法乃經籍之資始實簡冊之攸先自吳楚辨音隸古分體年祀寢遠攻習多門偏旁由是差譌傳寫以之漏落矧注解之未備諒教授之何從爰命討論特加刊正仍令摹印用廣頒行期後學之無疑俾永代而作則宜令崇文院雕印送國子監依九經書例施行牒至準敕故牒 又祥符敕牒曰元年六月五日敕道有形器之適物有象數之滋一爰始畫於龍圖八體遂生於鳥跡書契是造文字勃興踵事增華觸類浸長沿廣載以變本尚辭律之諧音集韻成書抑亦久矣朕聿遵先志導揚素風設教崇文懸科取士考覈程準茲實用焉而舊本既譌學者多誤必豕魚之盡革乃未紫以洞分爰擇儒臣叶宣精力校讎增損質正刊修綜其綱條然敘列俾之摹刻垂於將來仍特換於新名庶示昭於成績宜改為大宋重修廣韻牒至準敕故牒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儀同三司劉臻外史顏之推著作郎魏淵武陽太守盧思道散騎常侍李若國子博士蕭該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吏部侍郎薛道衡已上八人同撰集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增加字薛响增加字王仁煦增加字祝尚丘增加字孫恂增加字陳道固增加字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略備載卷中勒成一部

宋史

進上勅賜絹五百疋 晁氏公武讀書志曰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後唐孫恂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納言孫恂三序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納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恂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邱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王應麟玉海曰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例頒行 又曰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為大宋重修廣韻三年五月庚子賜輔臣人一部景祐元年四月丁巳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刊修廣韻韻略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祁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 又曰祥符元年六月五日詔曰道有形器之適物有象數之滋一爰始畫於龍圖八體遂生於鳥跡大宋重修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陸法言撰本長孫納言箋注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集唐儀鳳二年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响王仁煦祝尚丘孫恂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增加字諸家增字釋訓並載卷中 何琇樵香小記曰廣韻注有絕可笑者如東字下注東宮字齊大夫東宮得臣之後刀之下注齊豎刁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卽姓氏書有此謬談亦不應漫無考訂至此何傳古圖說誤州字卽傳笑千古也 胡燠拾遺錄曰隋陸法言切韻五卷後有郭知元者九人增加唐孫恂有唐韻廣韻則宋朝景德祥符重修後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三十一僊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先字蓋自真字而來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

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仿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是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平低昂非思力所及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宋重刊廣韻 讀書志五卷 存

邵長蘅曰宋槧廣韻五卷前有孫愐唐韻序宋史藝文志云陳彭年邱雍重修大槧因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而刊益之者注簡而有古意後來諸家往往引用爲據依今存韻書惟廣韻猶近古世儒或亦稱唐韻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廣韻四卷內府藏本不著誤人名氏考世行廣韻凡二本一爲宋陳彭年邱雍等所重修一爲此本前有孫愐唐韻序注文比重修本頗簡朱彝尊作重修本序謂明代內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刪之然永樂大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廣韻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內府版同題曰乙未歲明德堂刊內匡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宋諱則不避邵長蘅古今韻略指爲宋槧雖未必然而平聲東字注中引東不訾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譌作舜之後熊忠韻會舉要已引此本則當爲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刪也又宋人諱殷故重修本改二十一殷爲欣此尙作殷知非作於宋代且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於成詩閒或附入眞諱臻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隱五松驛詩不一而足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許中切亦借眞韻中字取音竝無一字通文此本注殷獨用重修本始注欣與文通尤確非宋韻之一徵考唐志宋志皆載陸法言廣韻五卷則法言切韻亦兼唐韻之名又孫愐以後陳彭年等以前修廣韻者尙有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重修本中皆列其名氏郭忠恕佩觿上篇尙引裴務齊切韻序辨其老考二字左回右轉之

爲知三家之書宋初尙存此本蓋卽三家之一故彭年等所定之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有此廣韻又景德四年敕牒稱舊本注解未備明先有此注文簡約之廣韻也彝尊精於考證乃以此本爲在後不免干慮之一失矣惟新舊廣韻皆在集韻之前而上去二聲乃皆用集韻移併之部分平入二聲又不從集韻移併疑賈昌朝奏併入三部以後校刻廣韻者以謙檻儼陷鑑儼六部字數太窄改從集韻以使用咸銜嚴洽押業六部字數稍寬則仍其舊而未改觀徐鍇說文韻譜上聲以湛檻儼相次去聲以陷鑑儼相次則唐人舊第可知也此於四聲次序前後乖違殊非體例以宋槧如是今姑仍舊本錄之而訂其誤如右 盧文弨書所藏廣韻跋曰此本鈔版年月無可考觀其獨避宋孝光寧三帝諱昏字皆缺筆十九鐸內有廊字無擴字疑在寧理二朝時所刊也明時有內庫版行本孫北海春明夢餘錄所載凡二百五十五葉今此五卷并敘計之止百八十四葉注已經刪整朱錫鬯謂明中涓亦有刪本然此本不避明帝諱知非勝國所刊目錄所注獨用同用卷內多有異同其分併處亦非本眞吳下張氏重刊宋本注此此爲完而上平二十一殷作欣去聲四十三映作敬與此不同殷與敬皆宋所當諱而一避一不此不可曉也孫愐作此書本名唐韻詳符重修始易以廣韻之名而愚公武讀書志卽以廣韻爲孫愐增加陸法言之書豈誤記耶抑廣韻卽唐韻本無分別邪明末嘉定陸元輔自言於范秋濤處得見唐韻五冊此本如在安得好事者求而表章之乾隆戊寅 戴震跋曰余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韻後又於友人處見大版廣韻與顧刻無異殆卽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吳下張氏重刻宋廣韻作序有曰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鈔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刪者未知其審而序端言周彥倫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梁武帝語歸之彥倫此本無從得其刻書年月注文亦既刪整者矣韻

自淳祐末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韻之舊明內庫猶取廣韻鈔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
 本者歟抑此本實在前為宋時詳略兼行去其繁重者歟上聲目錄十八吻注隱同用而卷內仍
 各注獨用不使連屬去聲代廢連屬於隊注通用目錄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上去之末六韻
 儼齷列隊陷鑑之前連屬為二與平聲入聲連屬為三者違異而五十餘謹按嘉慶四年改韻
府上聲二十八為儼
 注與忝同用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此宋景祐寶元已前所決無有也其間或云某同用或云
 某通用或云與某同用參差不洽如此當景祐中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
 令附近通用於是平聲合欣於文合嚴於鹽添合凡於咸銜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儼忝合范於
 謙檻去聲合廢於隊代合欣於問合儼於豔標合於陷鑑入聲合迄於物合業於葉帖合乏於
 洽狎毛大可臆為之說曰其所云窄者如冬臻殷痕山談添銜丸等何弗之考也後人不覩廣韻
 善本即吳下張氏所重刊注文完好而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同用及上去之末六
 韻與平入齷齷皆自禮部韻略施檢廣韻者依見行新例加塗乙遂致舛謬幸其參差不洽改之
 未盡苟尋求蹤跡古書所由舛謬之故文章章具存復閱數十年舊本蕩然泯滅學者將益茫如
 豈不愈可致惜乎哉盧公雅才閎博今之篤古君子也余從假此本因志數言而歸之 又書後
 曰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所謂聲類異同者就二百六韻之
 次第考之亦不遠東冬一類也劉鑑切韻指南
別之為通攝江則古音同東冬一類今音同陽唐一類切韻
指南支脂之微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此攝魚虞模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遇攝齊佳皆灰咍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蟹攝古人有韻之文
 支脂齊佳兩類通用齊韻與支韻幾若無別考其呼等並同者支韻為賞雌斯在齊韻為齋妻犀
 自有區分而五方語言齊韻字往往張口出之比支韻之微斂唇吻固殊佳皆咍三韻古今九龔
 侈不同如釐來古通作一字今來字必轉其讀方合於古其為二類截然在古音猶江之於東冬

九九

鍾麻之於歌戈魚虞實合為一類真諱臻殷文魂庖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臻攝元寒桓刪山先仙一類也切韻
指南唐宋韻譜次第元在魂庖之前或因文殷元同為三等魂庖寒桓同為一等以等列之同相
 附近而未辨於其類在三百篇用元韻字必與寒桓一類通而絕不通魂庖用魂韻字必與真諱
 一類通而絕不通元切韻字
未見詩二百六韻之譜次第雖疏部分不淆唐人湊合而用之者詳議未審
 遂致自唐以來用韻戶於三百篇論者莫之或覺也蕭宵肴豪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效攝歌戈一類也切韻
指南
 麻一類也古音半同歌戈一類半同魚虞一類切韻指南
南假攝陽唐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宕攝庚耕清青一類也
 蒸登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曾攝尤侯幽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流攝侵一類也切韻指南
南深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一類
 也切韻指南
凡十有六攝今音益十五類古音十三類上去入統乎此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隄無
 古今鄭樵通志內外轉圖覃已後八韻移唐陽之前蒸登移侵之後於十五類不相謬顏元孫千
 祿字書覃談在陽之前蒸登在鹽之後吳械韻補初立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注今人韻
 目下所注古通轉本之鄭庠古音辨分六部明顧炎武音學五書考證古音分為十部按之聲類
 俱疏舛未為得也 又曰隋陸法言定切韻五卷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宋景德中重修增多
 萬四千三十六字自隋仁壽元年辛酉距宋景德四年丁未四百七十七年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敕改名大宋重修廣韻法言書今不傳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長孫納言箋注益二百六
 韻實法言舊目廣韻上聲二腫通字下云此是冬字上聲蓋晉人論韻審其洪細為一二三四等
 別如平聲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韻皆一等合口呼十六哈二十四庖二十
 五寒六豪七歌二十二覃二十三談全韻皆一等開口呼十九臻五肴一十六咸二十七銜全韻
 皆二等開口呼二十文全韻皆三等合口呼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全韻皆三等開口呼三蕭二十
 幽二十五添全韻皆四等開口呼上去入悉準此餘韻或主辨等兼合口呼開口呼為一韻如十

一唐十七登及十四泰一等四江十三佳十四皆二十七刪二十八山十三耕及十七夬二等八
 微十二齊二十二元三等一先十五青四等並兼合口呼開口呼上去入準此或因字少不煩別
 出則兼數等為一韻鍾韻兼三等四等腫韻之三等四等字為鍾之上聲惟鍾鳩二字屬一等為
 冬之上聲以字少不別立部目又榛櫛二韻無上去聲字者其上去聲字在隱焮二韻內臻韻櫛
 韻並二等欣韻迄韻並三等惟上聲隱韻去聲焮韻兼二等三等其二等籛訛等字即臻櫛二韻
 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然則欣隱焮迄宜改文吻問物之前面真與諱臻欣通軫與準
 隱通震與禕焮通質與述櫛迄通斯於四聲無所旣戾不當如宋人之改文與欣通吻與隱通問
 與焮通物與迄通使欣隱焮迄相隔絕此唐宋韻所可詳議者顧炎武音論曰唐時二十一殷宋
 改殷為欣避宣祖廟諱雖云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於真韻中間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
 草堂詩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答李滁州二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
 又絕無通殷者合為一韻始自景祐去聲問焮亦然惟上聲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
 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又各自為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平李子德因篤以為目
 錄誤又考唐人如李白寄韋六孫遜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準用其不
 與吻同用明矣顧君於殷隱二韻辨之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注欣同用吻注隱同用
 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禮部韻略頒行後塗改之本非廣韻舊注也張刻曹刻注文完善別有
 注文剛整者余曾見大小二本及顧氏刻惟顧刻去聲隊注代廢同用餘皆隊下注代同用廢注
 獨用即顧氏音論中別廣韻韻目亦與各本注同而所刻獨違異此正宋人改併之一顧氏考唐
 宋韻譜異同遺而未舉蓋其疏忽處也曹刻入聲目錄物注與迄通而卷內各注獨用與各本注
 同上去聲末六韻各本改從禮部韻略集韻而於注仍改之未盡小本注文剛整者上聲儉注與

忝同用無儉字目錄下注忝儉同用曹刻去聲儉雖移陷鑑之前而鑑注榛同用儉注梵同用陷
 注鑑同用猶屬舊注未改目錄鑑第五十五注榛儉同用儉第五十七注鑑同用鑑第五十九注
 梵同用蓋舊次陷第五十七是以有鑑同用之注儉第五十九是以有梵同用之注景祐後塗改
 陷鑑儉三字而未改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謙五十三檻五十四儼可證廣韻舊次去聲
 亦同禮部韻略集韻為六初徐楚金說文解字韻譜今人以李壽說文解字韻譜為徐氏書非也序稱取叔重所記以
 切韻次之後序稱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言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
 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為正殆無遺矣是書在廣韻前上聲謙作湛而湛第五十二檻
 第五十三儼第五十四去聲儼作醞注云俗作醞非而陷第五十七鑑第五十八醞第五十九尤足證唐
 人舊次如是紀學士曉嵐曰惟徐氏此書及明嘉靖間朱氏金石韻府皆於下平聲二仙內分
 出三宣豈明時人亦本李舟韻乎余曰朱氏書未知本何韻豐坊為作序云取夏竦道參辭尚功
 楊桓諸編增其文按四聲別之此言其字之所本不言韻所本今考其書上聲檻儼范三韻及去
 聲儼韻適無字不別而平聲儼在咸銜之前入聲業在洽狎之前宋景祐已後乃有此視徐氏
 書之足證唐韻舊次者迥異矣 又曰隋唐二百六韻據當時之音誤為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
 考也然則立四江以次東冬鍾後似有見於古用韻之文江合東冬鍾不入陽唐故使之特自為
 部不附東冬鍾韻內者今音顯然不同不可沒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襍成一韻也不次陽
 唐後者誤韻時以可通用字相附近不使以今音之近似而淆紊古音也惜不能盡從斯例如七
 麻當分為二韻一次魚虞模之後一次歌戈之後五支當分為二韻一與支脂微附近一與歌戈
 附近十虞當分為二韻一與魚模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一先當分為二韻一與諱臻殷文魂瘡附
 近一與元寒桓刪山仙附近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之字當別出古與尤侯幽通者為一韻次尤侯

幽之後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當別出古與陽唐通者爲一韻次陽唐後十八九當分爲二韻一與脂之微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當別出古與侵通者爲一韻以次侵後上去入準此分之定韻時僅明於江韻餘諸韻則在明昧之間不能截然分別宜乎好古者譏其論韻之疏歟古音之說雖近日始明然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之非後人勦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紛紛謂合韻取韻叶句而於召南蕤字云古讀蕤爲數於邶風南字下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已明言古韻特不能持其說耳宋吳才老勦爲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說戴仲達則有古正音非協韻之說明陳氏近顧氏考證益詳而古韻今韻究未得其條貫蓋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吳氏陳氏顧氏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也

宋氏濂等校定廣韻 五卷見宋濂集 存

宋濂新刻廣韻後題曰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摹印然自梁沈制爲聲韻以來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元復帥其屬而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爲謬略復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矜該博且取周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邱雍復重修之又易名曰廣韻至於宋初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濂等奉敕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注則竝仍其舊舊韻凡二百有六今省爲七十六云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 楊士奇廣韻跋曰廣韻一冊洪武庚午余市之其直五百文既爲友人持去後十年復市之其直亦然凡今生民日用之物歷十年之久率增直十數倍獨書無所增豈售書者其操心獨廉

已

哉抑好而求之者寡雖欲增不能也

顧氏 重刊廣韻 五卷 存

顧炎武書廣韻後曰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周有并伯廣韻曰子牙後今并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郿城後省今郿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郿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因學紀聞曰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尙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今屯下況下但又姓二字禮部韻略引廣韻彼字注云論語子西彼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軻軻故名軻字子居今竝無此文又注毘字云漢光武得此鼠寶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傳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犀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昭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考曰有陸法言長孫納言孫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今亦無之則亦後人刪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惜哉 陳上年序曰韻學之興其建安以後乎其前則缺有間矣考之隋唐二志魏左校令李登有聲類十卷晉安復台呂靜有韻集五卷齊中書郎周彥倫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有有四聲一卷又有周研聲韻張諒四聲韻林段宏韻集楊林之韻略李暨音譜音韻決疑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釋靜洪韻英趙氏韻篇凡十數家至隋

開皇初陸法言與劉臻等八人同撰切音五卷長孫納言為之箋注唐時學者轉有增加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略復刊正別為唐韻之名前有法言納言愐三序宋雍熙景德間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中所引前代之書止言法言切韻而諸家槩不之及又不著誤人冠以孫愐廣韻之序而無法言納言二序故晁無咎輒謂廣韻法言所誤孫愐加字其實切韻唐韻廣韻各為一書義則相因爾宋景祐中直史館宋祁鄭戩等更為集韻先儒有言自集韻列于學官而廣韻遂微今集韻亦不傳然則廣韻之前有切韻唐韻後有集韻其書皆亡而廣韻歸然獨存隋唐以前相承之二百六韻所謂一東二冬三鍾者部分具在乃韻書之本原也理宗之末有平水劉淵者併二百六韻為一百七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黃公紹因之作韻會舉要大行於世而人遵用其書淵之意以為廣韻中有獨用通用之法故併通用之韻以省重複然亦有廣韻所不通而併者如上平聲二十文二十一殷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為十二文如平聲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而劉氏則併為十五咸又別併嚴於十四鹽上聲十八吻十九隱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為十二吻去聲二十三問二十四焮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為十三問四十六徑獨用四十七證四十八燈同用而劉氏則併為二十五徑入聲八物九迄皆獨用而劉氏則併為五物三十一洽三十二狎同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同用而劉氏則併為十七洽夫平之併文與殷上之併吻與隱去之併問與焮入之併物與迄洽與狎與業與乏是亂廣韻之部也平聲青與蒸登上之迴與拯等各為一韻而去則併證燈二韻於徑之下是自亂其部也又於廣韻中字稍僻及兩收三收者大半刪去如平聲殍字白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為餓殍宋沈存中譏其出韻按廣韻十虞部中有殍字上聲等字韓文公作許國公神道碑銘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注云叶韻按廣韻十五海部中有等字去聲搖字陳後主關山月詩城

遙接暈高間風連影搖與耀峭照為韻按廣韻三十五笑部中有搖字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掛帆之帆山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為効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伏易裝今竝正之凡此有廣韻所有而今韻所無者相沿既久踵謬增訛即劉氏之本漸失其真如劉併鍾於冬而今則鍾部之字或竟竄入冬下併脂之於支而今則脂之兩部之字或竟竄入支下甚有灰下攢寒不收完之說其妄愈甚吳郡顧徵君炎武有憂之乃據唐韻以正宋韻之失據古經以正唐韻之失所著有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諸書皆所以正唐韻之失者而以唐正宋則多主廣韻向過鴈門數數為予言之又出其所攜善本相與緝閱惜此書存者無幾即願本不得借畱同學關中李處士因篤偶見之於京師舊肆遂購之歸予乃割奉若干屬淮上張文學弼重付剞劂公諸海內焉竊怪今世詩人高自矜詡往往不屑以唐自待獨至於韻則守宋末元初劉黃二家之書無有知其誤者甚且目之為沈韻承訛襲舛堅不可破而一二經術之士又絕不聞有古音遵六朝唐宋諸名家而敢於背經或驅之使就後人反切曰某之叶某音或擅改經文如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儀古音俄此交無韻而安定胡氏改陸為達小過上九弗遇過之飛鳥離之離古音羅與過為韻而本義一說作弗過遇之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古亦音俄與頗為韻而唐明皇改頗為跛徵君作唐韻正一一辨之其他子史之文難以徧舉已見於詩本音易音諸書者姑不具論惟是世之通儒多以韻為細務仍後世之失而諉云無害夫以韻之不講至於改經害孰有甚於此者況夫先王考文之典見之周禮所云諭書名聽聲音與議禮制度竝為三重此何以稱焉徵君韻李處士謂其直接周孔以增損未畢未能即刊而先梓廣韻觀者因是書更進而求三代之音則亦翼經信古之一助云康熙六年六月既望

張氏士俊重刊廣韻 四庫全書目五卷 存

朱彝尊序曰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彥倫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原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祐始併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焮於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於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顯到倫次審其音而紊其序逮洪武正韻出唇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弟仍明內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士俊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鈔本證以藏書家所傳鈔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其用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以眩於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康熙四十有三年六月 潘耒序曰吳門張氏刻古本廣韻成余亟稱其書之善謂古音之條理猶可考見者獨賴此書之存文人學士宜家置一編而人或未喻有問余者曰韻爲詩設也詩人用韻樂寬而苦狹今世俗通行之譜僅一百七韻此書乃分爲二百六韻得無繁碎而窘於押用乎答曰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唇舌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濁陰陽之殊其播爲音也有宮商角徵羽之辨昔人精於審音條分縷析如冬鍾必分爲二支脂之必分爲三刪山先仙必分爲四豈好爲繁瑣哉亦本其自然之音使各得其所而已後世讀字失其本音不曉分韻之故遂舉而併省之使古音之相近而不相侵者襍然混而爲一失莫甚焉賴有此書而最初立韻之部分犁然具在蓋自陸法言等數人斟酌古今南北勒成一書歷代增修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名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與九經

part 11

同韻無敢出入宋末元初始加改併名爲併其所通用實則非通而併且闖入他韻者多矣今學詩者必宗唐宋而用韻不從唐宋其可乎從此書所標之通用者韻固未嘗狹也而無訛濫之失不亦善乎客曰部分則聞命矣書中收字太多不盡適於用且有一字而三四韻併收者于義何居曰此書之作不專爲韻也取說文字林玉篇所有之字而畢載之且增益其未備釐正其字體欲使學者一覽而聲音文字包舉無遺故說文字林玉篇之書不可以該音學而廣韻一書可以該六書之學其用宏矣若夫一字而具數音或有異義或無異義此卽轉注假借之法屈宋以降迄唐名人率多用之自後世刪去複字而古人有韻之文多不可讀一披廣韻而其字具在非出韻也非叶韻也夫韻書之作非專爲詩非專爲近體也以爲賦頌箴銘以爲長篇古體惟恐其字之易盡也而何嫌于繁乎曰本文之浩博可也小注則鑿明字義可矣而何姓氏地理物類方言之芻羅曲載乎曰此正古人之善著書也其人旣博極古今而爲書之意欲舉天地民物之大悉入其中凡經史子志九流百家僻書隱籍無不摭采一公字也而載人姓名至于有餘言一楓字也而蚩尤桎梏化楓楓脂入地千年變虎魄之說無不備錄不惟學者可以廣異聞資多識而世本姓苑百家譜英賢傳續漢書魏略三輔決錄等古書十種不存於今者賴其徵引班班可見有功於載籍亦大矣而近代刻廣韻者盡刪去之此古本之所以尤可貴也先師顧亭林深明音學憫學者汎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近歲來始見宋鈔本于崑山徐相國家借錄以歸張子士俊孜孜好古得舊刻於毛氏而缺其一帙余乃昇以寫本精加校讎梓之行世因以告客之語書於簡端若夫極論古今音之異同得失而折衷之以經則有先師之音學五書在學者究觀焉可也 張士俊跋曰從常熟毛丈展借得大宋重修廣韻一部相與商榷行世延其甥王君爲玉館於蔣門東莊

摹寫舊本字畫校讎再四而後鑲諸版復因吳江潘先生來假崑山故相國徐公元文家藏善本
勘對詳審自康熙癸未歲之夏五訖於甲申秋孟迺竣工是書頒於宋初悉辨聲律博據精解
非曲學所可增損蓋韻學流布去古寔微顧亭林先生炎武所刻廣韻猶病其略而不備間嘗從
秀水朱先生彝尊遊先生欲彙鈔前賢聲韻之書刊示學者今姑錄宋修廣韻悉仍其故間從
音足徵雅曲庶幾證之好古君子襄其事者家孝廉大受與閻丘願孝廉嗣立均有功焉 四庫
全書提要曰宋陳彭年邱雍等奉勅撰初隋陸法言以呂靜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
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誤為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儀鳳二年
長孫納言為之注後郭知元關亮薛珣王仁煦祝尚邱遜有增加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恂重為
刊定改名唐韻後嚴實文裴務齊陳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舊本偏芻差謬傳寫漏落
又注解未備乃命重修大中祥符四年成書賜名大宋重修廣韻即是書也舊本不題撰人以丁
度集韻考之知為彭年雍等爾其書二百六韻仍陸氏之舊所收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考
唐封演間見記載陸法言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則所增凡一萬四千三十六字矣此本
為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中間已闕欽宗諱蓋建炎以後重刊朱彝尊序之力斥劉淵韻合殷
於文合隱於吻合歛於問之非然此本實合殷隱歛於文吻問彝尊未及檢也注文凡一十九萬
一千六百九十二字較舊本為詳而尤漫頗甚如公字之下載姓氏至千餘言殊乏翦裁東字之
下稱東宮得臣為齊大夫亦多紕繆考孫恂唐韻序稱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
草木禽獸蟲魚備載其間已極蔓引彭年等又從而益之宜為丁度之所譏潘耒序乃以注文繁
複為可貴是將以韻書為類書也著書各有體例豈可以便於剽剽遂推為善本哉流傳既久存
以備韻書之原流可矣

邱氏 雅篇韻筌蹄 三卷見玉海 未見

王應麟玉海曰祥符三年二月太常博士邱雍編通俗文字為篇韻筌蹄三卷上之詔褒之四年
六月詳定諸州發解例附于韻略

釋 鑿聿 韻總 通考五篇 未見

通考曰韻總五篇洛陽曾鑿聿撰 歐陽修序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
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
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
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陽鑿聿為韻總
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
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又
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
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鑿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小學考卷三十一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聲韻三

丁氏度等集韻 崇文總目十卷 存

度等韻例曰唐虞君臣賡載作歌商周之代頌雅參列聲韻經見此焉為始後世屬文之士比音釋字類別部居乃具四聲若周研李登呂靜沈約之流皆有編著近世小學寢廢六書亡缺隋陸法言唐李舟孫愐各加哀誤真宗時令陳彭年邱雍因法言韻就為刊益景祐四年云元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鄭戢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戢與直講賈昌朝王洙同脩定知制誥丁度李淑典領令所誤集務從該廣凡字訓悉本許慎說文慎所不載則引他書為解凡古文見經史諸書可辨識者取之不然則否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詔名曰集韻 宋史丁度傳曰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徙居祥符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為書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諡文簡 又李若谷傳曰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子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祕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除兼龍圖閣學士卒贈尚書右丞 又宋庠傳曰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弟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實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累遷工部尚書卒諡景文 又鄭戢傳曰戢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升直史館遷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國軍

節度使卒贈太尉諡文肅又賈昌朝傳曰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召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為穎川郡王院伴讀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廷義記注加直集賢院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諡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 又王洙傳曰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舉進士罷再舉中甲科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官至翰林學士詒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卒諡文預修集韻 暹公武讀書志曰皇朝丁度李淑與宋祁鄭戩王洙賈昌朝同定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與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于序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王應麟玉海曰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頒行 邵長蘅韻略敘錄曰集韻十卷鈔本宋景祐間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奉敕刊脩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書成賜今名前有韻例無序是書誤集務從該廣故所收或作之字最備而注釋頗略余觀其韻例頗訾彭年雍多用舊文繁略失當今閱是書尚山廣韻下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前有韻例稱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建言陳彭年邱雍等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為之典領暹公武讀書志亦同然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為之

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云云則此書奏於英宗時非仁宗時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其書凡平聲四卷上聲去聲入聲各二卷共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視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 案廣韻凡二萬六千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於數乃熊忠韻會舉要稱舊韻但作平聲一二三四集韻乃改為上下合原本誤以二萬為一萬今改正 平今檢其篇目乃舊韻作上下平此書改為平聲一二三四忠之所言殊為倒置惟廣韻所注通用獨用封演聞見記稱為唐許敬宗定者改併移易其舊部則實自此書始東齋記事稱景祐初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詔度等改定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其事也今以廣韻互校平聲併殷於文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上聲併隱於吻去聲併廢於隊代併焮於問入聲併迄於物併業於葉帖併乏於洽狎凡得九韻不足十三然廣韻平聲鹽添咸銜嚴凡與入聲葉帖洽狎業乏皆與本書部分相應而與集韻互異惟上聲併儼於珍忝併范於謙檻去聲併職於豔標併梵於陷鑑皆與本書部分不應而乃與集韻相同知此四韻亦集韻所併而重刊廣韻者誤據集韻以校之遂移其舊第耳其駁廣韻注凡姓望之出廣陳名系既乖字訓復類譜牒誠為允協至謂兼載他切徒釀細文因併刪其字下之互注則音義俱別與義同音異之字難以遽明殊為省所不當省又韻主審音不主辨體乃篆籀兼登雅俗竝列重文復見有類字書亦為繁所不當繁其於廣韻益亦互有得失故至今二書竝行莫能偏廢焉

僧 妙華 互注集韻 二十五卷見玉海 佚

會氏 致堯 四聲韻 五卷見會鞏南豐集 佚

會鞏先大夫集後序曰公所為書號仙鳥羽翼者二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 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

光自序曰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子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縱橫上下旁通曲暢律度精密最為捷徑名之曰切韻指掌圖嗚呼韻學之廢久矣士溺於所習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以至覽古篇奇字往往有含餽囁嚅之狀是殆天造神授以便學者予不敢秘也 董南一序曰音韻之學向矣數求古昔若武元之韻銓顏真卿之韻海及夏侯詠楊休之之韻略陸慈李舟之切韻以至周研李登呂靜沈約陸法言顏之推等數十家相繼哀類國朝陳彭年邱雍復刊益之景祐中詔丁公度李公淑典領撰集而宋公祁賈公昌朝王公洙咸以一時英彥為之屬近世吳棫韻補程迥韻式又能發明古人明韻之變音韻之書亦備矣然以要御詳以一統萬譜分門別旁通曲暢未有若切韻指掌圖之精密者圖蓋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所述也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列為二十圖辨開闔以分輕重審清濁以訂虛實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入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補微切補微同補微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補微非補微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和會同出一韻則為疊韻商章同音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人真切辰辰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奇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按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况有音有字者乎經典載籍具有音訓學者咸遵用之然五方之人語音不類故調切歸韻舛常什二三曩以為病暨得此編瞭然在目頓無讀書難字過之累亦一快也公嘗被命修纂類篇古文奇字蒐獵該盡而畱心音韻尤有若斯圖者道德名望一世儒宗願於小學倦倦焉豈一物不知君子所恥耶前輩云自從孟子知言後惟有揚雄識字多公固雅好雄者潛虛之作實擬太元

雄好識奇字而不能為字著書或者公以是成雄之志歟雖然草太元識奇字雄所有者公優為之事業著三朝制作憲萬世公所有者政恐雄未能窺其埃耳走於是書有以識公致廣大盡精微之學因刻諸梓與眾共之時嘉定癸亥六月既望 邵光祖跋曰按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公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為二十圖而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了然如指諸掌也餘有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音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如第二圖無隆字代以龍字無冬字代以東字今皆表而出之仍注其代字並字母庶易檢也字重見前後圖者今惟注前圖庶不煩也圖自一至六者獨用七至十一一開一合通用十七至二十兩開兩合通用夫切韻二字上者謂之切下者謂之韻以圖上所列字母為切以見字母下之字為韻而翻切之假如欲切敲字以第一圖字母溪字為切而以圖首見字母下交字為韻作溪交切之則為敲矣又如欲切喬字以第一圖字母羣字為切而以圖首見字母下驕字為韻作羣驕切之則為喬矣餘皆倣此平聲然矣上去入三聲亦然或以四聲調音亦得至於空圈無字者亦依前例而切之無有不得其音者此檢圖之例也蓋廣韻有此圖則切字始得其正圖有此例者尋字乃知其方故圖實廣韻羽翼也舊之檢例全背圖旨斷非司馬文正公之所作世未見有論及此者始記於此以俟識者正之 王行書後曰華音之有翻切未審昉於何時世所大行惟陸法言之五卷至於圖列音母以簡御煩則又自司馬公始也大中祥符初敕增修唐韻為廣韻昭陵又敕增為集韻而字益加備矣是圖之作實羽翼夫韻書也公自謂圖之所列包括無遺皆出自然如天造神授蓋翻切家之樞要焉名之指掌其明且易也可知矣圖之明著如此而後人顧或有未深喻者以檢例語焉之不詳也故說者謂檢例非出公手殆為於後人乎不然據例檢之何字之不多得也予友邵宏道嘗病諸此益求韻中字之有切而不在圖者凡七百六十表

而出之而詳著檢尋之例於後使見者即知向方而字無不得矣嗟夫三蒼爾雅字書之祖也而略於其音業詩書者口以相傳易致忘舛翻切既行學者獲助多矣圖之復列所得益多而猶不能無檢例不詳之憾是書既出則例以明而為學者之助宜何如哉宏道諱光祖歿已數載其友人得其遺藁而傳焉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望日 錢曾敏求記曰温公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縱橫上下旁通曲暢律度精密最為捷徑嗟乎韻學之廢久矣士人溺于章句如温公所云覽古篇奇字往往有含糊囁嚅之狀良可憫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司馬光諱邵光祖字宏道吳人研精經傳講習垂三十年通三經所著有尚書集義當即其人洛邑或其祖籍歟據王行後序作於洪武二十三年稱其歿已數年則元之遺民入明尚在者也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為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為次故高為獨韻之首于官為開合韻之首舊有檢例一卷光祖以為全背圖旨斷非光作因自誤為檢圖之例附於其後考光自序實因集韻而成是圖光祖乃云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止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為二十圖餘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音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則是據廣韻也然光祖據光之圖以作例則其例仍與圖合所注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補原圖所未備光例既佚即代以光祖之例亦無不可矣光書反切之法據景定癸亥董南一序云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同出一韻則為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所謂雙聲疊韻諸法與今世所傳劉鑑指南諸門法並同惟音和類隔二門則大相懸絕檢例云取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取唇重唇輕舌頭舌

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濁同者謂之類隔是音和統三十六母類隔統唇舌齒等二十六母也劉鑑法則音和專以見溪羣疑為說而又別立為一四音和四一音和兩門類隔專以端知入母為說又別出輕重重輕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門似乎推而益密然以兩法互校實不如原法之簡該也其廣韻類隔今更音和一條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韻取字於音和之理至為明了獨其辨來日二母云日字與尼孃二字母下字相通辨匣喻二字母云匣闕三四喻中竟喻虧一二匣中窮即透切之法一名野馬跳淵者其法殊為牽強又其法兼疑泥娘明等十母此獨舉日泥娘匣喻五母亦為不備是則原法之疏不可以立制者矣等韻之說自後漢與佛經俱來然簡書僅有十四音之說而不明其例華嚴四十二字母亦自為梵音不隸以中國之字玉篇後載神琪二圖廣韻後列一圖不著名氏均蠱舉大綱不及縷舉節目其有成書傳世者惟光此書為最古孫奕示兒編辨不字作道骨切惟據光說知宋人用為定韻之祖矣第光傳家集中下至投壺新格之類無不具載惟不載此書故傳本久絕今惟永樂大典尚有完本謹詳為校正俾復見於世以著等韻之舊譜其例不過如此且以見立法之初實因集韻而有是書非因是書而有集韻凡後來紛紜轉均好異者之所為焉

陳氏 晉翁 切韻指掌圖節要 二卷見吳澄文正集 未見

吳澄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向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孽虔外別出扁涓傾圍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晉翁純篤力學至老不倦豈徇俗誣訛者所敢望哉故其著述有見如此而余之為是言亦可與言而與之言也

王氏宗道切韻指元論 讀書志三卷

鼂公武讀書志曰皇朝王宗道誤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也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於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僧鑑言切韻指元疏 通志五卷 未見

僧宗彥四聲等第圖 讀書志一卷 未見

鼂公武讀書志曰皇朝僧宗彥誤切韻訣也

无名氏聲韻圖 崇文總目一卷 佚

柳氏五音切韻樞 通志三卷 佚

劉氏守錫歸字圖 通志一卷 佚

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 通志一卷 佚

鄭樵通志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臣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僧行慶定清濁韻鈴 通志一卷 佚

无名氏切韻內外轉鈴 通志一卷 佚

无名氏內外轉歸字 通志一卷 佚

丁氏度等禮部韻略 讀書志五卷 存

鼂武公讀書志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再加詳定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雍熙殿中丞邱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知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略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略也

吳氏鈺五音廣韻 通志五卷 未見

景祐韻 宋志作景祐 通志五卷 存

王應麟玉海曰景祐四年六月丙申以丁度所修禮部韻略五卷頒行 張萱疑耀曰禮部韻略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十有五字分為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獨用各別若欣消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慶御遇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於先覃談通古之例何乃隔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藉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等果鄰韻之例又何以纖悉於他韻而闕略於此也況變隸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邵長蘅韻略敘錄曰禮部韻略五卷宋景祐四年詔國子監頒行藝文志載景祐禮部韻略五卷又淳熙監本禮部韻略五卷吾意當時雖有廣韻集韻二書不甚通行蓋廣韻多奇字集韻苦浩繁也禮韻雖端為科舉設而去取實亦不苟每出入一字必經兩省看詳禮部頒下故又有申明續降諸字字既簡約義多雅馴學士歛然宗之中間奇字僻韻多遭刊落頗為嗜古者所少其實沿用至今雖諸家互異要之仍禮韻而增損之者也

劉氏孟容修校韻略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未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祕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臚復古編等書修

秦氏昌朝韻略分毫補注字譜 直齋書錄解題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進士未陽秦昌朝誤附前韻略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旁尙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略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于此而校其偏旁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于試卷不幾于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存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吳曾漫錄曰互注禮部韻略敘云自慶歷間張希文始以圈子標記禮部因之頗以爲便元祐復詩賦嘗加校正尋又罷去云然予嘗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哉天休爲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以爲便然則景祐初鄭未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張湜雲谷雜記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本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彥倫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於曾禱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鼂迴咸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

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略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子因觀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撫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禮部韻略舊本不題撰人鼂公武讀書志云丁度撰今考所併舊韻十三部與度所作集韻合當出度手其上平聲三十六桓作歡則南宋重刊所改觀卷首載郭守正重修條例稱紹興本尙作桓是其證也考會慥類說引古今詞話曰眞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闔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試官亦闔人遂中選是宋初程試用韻尙漫無章程自景祐以後敕撰此書始著爲令式迄南宋末不改然收字頗狹如歡韻漏判字添韻漏尖字之類嘗爲俞文豹吹劍錄所議改元祐中博士孫諤紹興中朝散大夫黃積厚福州進士黃啟宗淳熙中吳縣主簿張貴謨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吳桂皆屢請增收而楊伯岳亦作九經補韻以拾其遺然每有陳奏必下國子監看詳再三審定而後附刊韻末其間或有未允者如黃啟宗所增躋一作齊躋一作矜之類趙彥衛雲麓漫鈔尙駁詰之蓋既經廷評又經公論故較他韻書特爲謹嚴然當時官本已不可見其傳於今者題曰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每字之下皆列官注於前其所附互註則題一釋字別之凡有二本一本爲康熙丙戌曹寅所刻冠以余文煇所作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序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重修條例十則淳熙文書式一道考守正所重修者名紫雲韻今尙有傳本已別著錄則此本非守正書又守正條例稱德隆註痾僕其例之辨似失之拘今此本無此注則亦非德隆書觀守正序稱書肆版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注釋易一標題然則當日韻略非一本此不知誰氏所刻而仍冠以舊序及條例其條例與書不相應而淳熙文書式中乃有理宗御名是則移掇添補之明證也一本爲常熟錢孫保家影鈔宋刻前五卷與曹本同但首無序文

條例而未附貢舉條式一卷凡五十三頁所載上起元祐五年下至紹熙五年凡一切增刪韻字
廟諱祧諱書寫試卷格式以及考校章程無不具載多史志之所未備猶可考見一代典制視曹
本特為精善惟每卷之末各以當時避諱不收之字附錄一頁據跋乃孫保所加非原書所有今
削去不載以存其舊至曹寅所刻不完之本則附見於此不別著錄焉

黃氏啟宗補禮部韻略 見洪邁容齋隨筆 未見

洪邁容齋隨筆曰漢人釋經字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銜艾云奄久觀多也蓋以久訓
奄以多訓觀近者黃啟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奄字注云久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為一
句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補輯尚多闕遺 袁文甕牖閒評曰補注韻
中新添一棋字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然韻略自有其字即此棋字也只合于其下註云
亦作棋卻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又何別出一棋字耶

毛氏見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五卷見玉海 存

晃擬進表曰臣晃言臣聞言出諸口貫以清濁者謂之聲聲成諸文第其輕重者謂之韻聲韻之
作其來久矣自有天地乃有人聲自有書契乃有文字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以為
椎輪之始而不知書契既造字生其開文字既生音傳其內聲音既出韻存其中韻也炎也約也
豈能外三才之理而自為也哉嘗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之辭則堯之時固有聲韻也觀日月光
華洪于一人之辭則舜之時固有聲韻也不然舜命夔典樂何以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也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被之弦歌定為三百十一篇其不合乎弦歌者去之則是聲韻未出
之前所以為聲韻者固自若也擢本探先始而終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不有作也後何以
述彼韻也炎也約也亦可謂有功於名教矣增而修之理若有待臣晃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出震接統係天下之民心乘乾有為主域中之大寶紀宋之
初厲精圖治招徠俊乂開納讜言一日三朝已極尊親之至養繼志述事將成卒伐之大功誠帝
王之大有為也臣晃生陛下淳龐之俗三十有九年矣自結髮受在三之教始學箕裘沐浴膏澤
左右圖史力學不倦窮而益堅期于有成以無負聖朝涵育之意目此光華盛且竊思孔伋之言
曰至治之世車同軌書同文今陛下以聖繼聖方將混一區宇海內喁喁咸仰同文之治臣在草
茅畎畝中苟有涓塵以裨助同文之萬一則臣之志願足矣故于瑩窗雪案博考載籍竊見方今
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收僅得一二至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
隨韻補輯所增不廣尚多闕遺音切謬誤圈註脫略如羣之為群効之為効韻略不收三復三思
三音息暫純帛禮純束徒本反 無所收附以至鑿饒之饒於容 終辟之辟類彌 采齋之齋資
反唯幾之唯夷佳 脊令之令盧經 渠搜之搜疎鳩 樞衣之樞驅 總統之統他總 鼓擊之鼓鐘鼓
從支擊鼓迨及之迨徒耐反 餅餌之餅必鄂 仁知之知知義 會計之會古外 案地之案倉代反
之鼓從支迨及之迨徒耐反 餅餌之餅必鄂 仁知之知知義 會計之會古外 案地之案倉代反
反韻略上有贈軒之軒許建 孫順之孫蘇困 美盼之盼匹調 六鑿之鑿在到 表貉之貉莫駕 重穆
登不收去聲 贈軒之軒許建 孫順之孫蘇困 美盼之盼匹調 六鑿之鑿在到 表貉之貉莫駕 重穆
之穆力竹 催趨之趨趨玉 鞞琫之鞞補鼎 蔡放之蔡桑葛 撒去之撒直列 足躩之躩正縛反 又什
佰之佰博白反 又血脈之脈莫獲 勅天之勅恥力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韻既不收人不敢用或此
有而彼無或此圈而彼否或收一而遺二或略要而泛存或同出一韻而不圈者若痿備佳 痿危
切敕九 扭文九 之類是也或各傳兩韻而不圈者若龍班虞 龍彼義 祁移 祁渠希 之類是也
或本有其字棄此而收彼者若鑲古鐵 為囑峽之峽款歐鳥候切 刀又為擊歐之歐黃外 為
衣檜之檜切 古外 執銳徒外 之為執銳是也如此類亦不一而足重以言語有五方之異呼吸有輕
重之殊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于重濁秦隴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北取韻尤遠魯魚

後人做嘉定本重雕而此復從而影寫者卷尾有跋云按洪武正韻宋濂序云有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注釋則仍毛晃父子之舊今此禮部韻略自宋始祖至寧宗皆未載不欲擅更謹依濂說另附於各聲之後凡得字六十有奇以便今學人而敘次一遵古韻云此跋當是重刊時所題未詳其人

張氏貴謨聲韻補遺 見玉海 未見

王應麟玉海曰張貴謨上聲韻補遺 俞文豹吹劍錄曰淳熙中吳縣主簿張貴謨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吳桂皆屢請增改

劉氏淵淳祐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五卷 存

邵長蘅韻略敘例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宋淳祐間江北平水劉淵增修按韻目元二百六部不知的起於何時大較隋唐以來有之其獨用同用字或是唐人注以便聲律之用耳平水劉氏始盡併同用之韻為一百七部至今仍焉字稍增於舊注釋大抵从毛氏 胡鳴玉訂譌雜錄曰誤以今世所傳詩韻為沈約所誤其來已久如元黃公紹七音考周德清中原音韻宋濂洪武正韻之類無不極詆約韻為江左偏音不足為據不知約所誤四聲一卷久矣無存近毛大可氏謂今世所用乃宋淳祐間江北平水劉淵所誤為平水韻非沈韻也而邵子湘氏謂并非劉氏之舊乃元時陰氏兄弟所著其言較毛氏尤為詳晰備錄於此以資博雅之覽曰今韻宗梁沈約氏夫人而言之而約所誤四聲一卷久已亡繼之者隋陸法言氏而法言所誤四聲切韻亦亡嗣是有唐孫愐氏而愐所誤唐韻五卷今亦亡今宋元韻之存者略可指數廣韻宋祥符間所修也集韻宋景祐間奉敕修也禮部韻略宋時列之學官不作者也毛晃氏仍禮韻而增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韻會仍劉韻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者遞有增

字字寢以多禮部韻初裁九千五百九十字至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尚不足當集韻四之一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乃大加刊看平聲削僅存八千八百二十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顧明初至今用之學者或尊之為沈韻或指之為平水韻皆是書也今韻非沈韻不待言校劉韻少三千字則今韻之非劉韻較音然易辨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乃承譌襲舛三百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周氏弁韻類 十七卷見浙江通志 未見

浙江通志傳曰周弁字君儀登嘉祐進士第知青陽縣讀書至老不釋卷著韻類十七卷

陳氏知柔詩聲譜 福建通志書目二卷 未見

黃氏邦俊纂韻譜 福建通志書目六卷 未見

福建通志傳曰黃邦俊永福人政和中進士累遷大理丞後知英州著纂韻譜六卷



